

著名學文界世

環指與瑰玫

著原雷克塔
譯強熾葉



873.51

4443



玫瑰與指環

Rose and Ring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一 元
原 著 者		W. M. Thacherg
譯 述 者		葉 景 新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48

小引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文學上最有平民傾向的作家，祇有兩個：一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另一便是塔克雷（Thackeray）。他們倆都是痛詆貴族階級之虛偽和罪惡，並竭力主持人道正義的。

狄更斯的個性與環境造成他是個悲哀的歌者，或痛苦的歌者。他所描寫的被侮辱被壓迫者，多半是沒有怨言的殉道者。但塔克雷卻比較地激烈，他是個諷刺家，在他的小說裏，往往無情地鞭笞貴族階級的罪惡，喜歡將英國貴族代表釘在恥辱的柱上。所以他的作品裏，充滿着教訓與道的箴言，不惜拋棄高裕特權階級之攻訐者，同時也做了貧民的辯護者。

塔克雷名叫 William Make Peace，生於一八一一年，卒於一八六三年。他雖是儼純粹的英國人，卻生長於印度的加爾加答，因為他父親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他曾在英國劍橋大學求學，一早就懷文學維持生活，寫了不少諷刺的作品，是一個雜誌文最好的作者。虛榮市（Vanity Fair）出版後，聲名鼎盛。

這部童話，並不是塔克雷的重要作品，但在少年文學中佔了相當的地位。他寫作這部書的動機起於一八五四年。當時塔氏旅居美國，和女友彭思女士同任家庭教師時，她請他講給孩子們的一些人物畫中編造出來的故事。彭女士是一個富於相像的人，每於夜間將那些故事畫講給孩子聽。塔氏記載下來復加整理，便成功這部玫瑰與指環。讀者要知道牠的價值最好引安德裏賴在他的黃色童話的序裏說過的話來重復說了一下：

「——這一冊書，編者以為是每一個兒童圖書館裏所不可缺少的；父母在儘可能的範圍裏第一當買這部書以餉自己的孩子，否則便不能算是受過完善的教育。」

熾 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目次

一	御餐	一
二	福祿梭篡位 太子閒遊	三
三	黑杖仙人及其他	四
四	愛葛禮加公主洗禮時沒有邀黑杖仙人	六
五	愛葛禮加收養侍女	七
六	傑喀利阿的行蹤	九
七	傑喀利阿和愛葛禮加吵了一次	一二
八	萬羅吉諾夫夫人無心獲指環 布爾包有意訪公主	一五
九	彼青得和燬盆	一八
十	福祿梭王大怒	二一
十一	萬羅吉諾夫夫人的待遇亡命人	二二
十二	彼青得的下落	二七
十三	樂沙爾波到了黑傑腦模的城寨	二九
十四	傑喀利阿的近狀	三〇
十五	再說到樂沙爾波	三六
十六	黑喬甫回寨報命	四〇
十七	發生激戰和結果	四二

十八	凱旋回京	四五
十九	最後一場	四九

一 御餐

白弗勒格尼亞國王福祿梭和王后及公主早餐時，接到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巴特勒的太子布爾包拜謁的來信，非常歡喜，從頭至尾，迴環莊誦一回，簡直連陳列在餐桌上的雞蛋和新鮮的鬆糕也忘記去嘗它的滋味了。

公主愛葛禮加歡呼道：『布爾包太子真勇敢啊——多才多藝，一表非凡，征服玲磅白盟脫的時候，曾經殺戮了許多莽漢！』

『誰告訴你的，寶寶！』國王這樣問。

『小鳥。』

王后道：『可憐的傑喀利阿！』

公主愛葛禮加擺動一頭捲髮沙沙地作響，而且口裏叫着道：『頑皮的傑喀利阿！』

國王勃然作色道：『我願望傑喀利阿是——』

王后緩和道：『好了些嗎？是的，愛葛禮加的小侍女彼青得在早上送早茶到我的室裏時，也曾經這般告訴我。』

『你常喝茶。』國王怒目道。

『喝茶總比喝葡萄酒和白蘭地強得多。』王后這樣反詰。

國王極力制住自己的暴戾和緩地說道：『親愛的，我不過說你有點嗜茶而已，愛葛禮加我希望你打扮得簇新齊新，服裝店的提貨單上所列的物品，是够分配嗎？夫人你也得常常參加參加宴會或跳舞，這一件藍色絲絨，實在使我看得不要看，好換換啦！真的，吾愛！我還盼望你購置一串在二百金鎊左右的項鍊。』

王后道：「但是傑喀利阿怎樣呢？」

「傑喀利阿可以去——」

「啊！」王后吃驚道：「他是你自己的姪兒，我們亡故不久的國王的嗣子啊！」

「傑喀利阿可以去製衣，吩咐萬龍包棧給他付款，此外再給他幾千先令，就可以使他囊中飽滿而滿足他的心願。親愛的，當你購置項鍊時，還可以順便備一副手鐲。」

國王和她這般戲謔，王后覺得輕鬆，不期然擁抱國王，然後圍繞公主的胸前，隨即離開餐室，準備接待貴客的駕臨。

照耀在國王眼前的輕響淺笑消失在她們臨去的背影裏。佳酒一瓶，單身獨酌，偶然觸動心弦，不覺高聲叫道：「哈哈！福祿棧恢復我本來福祿棧了。在我沒有做國王的時候，除了天然泉水，從不喝刺激而熱性的白蘭地，泉水在山谷間潺潺地流着，大口徑的槍握在手裏，穿過朝雲，射擊鷓鴣以及沙雞和麋鹿！「頭戴皇冠，怎樣難受」這不是英國戲曲中的名句嗎？我爲什麼要篡奪——不，不，不是篡奪我姪子傑喀利阿少年的王位，我要收回這可厭的自由，白弗勒格尼亞高貴的王冠和尊榮的圭玉，我應戴，也應佩；看那可憐的小孩，兩行清涕和流涎，啼着要糖果，黃口乳臭的渺躬，怎當得住王冠和圭玉！怎吃得消那克里米亞人作戰時佩戴的武器！」

內心不住的爭執，使得國王想到白弗勒格尼亞和克里米亞的聯姻而免除血戰；把自己爲義務而享有王位以及償還傑喀利阿太子王位的問題，都拋諸腦後。

國王鼓着勇氣，吃了雞蛋和鬆糕，於是按鈴召見大臣。王后本來想去探視傑喀利阿的病狀，但一轉念間，想着：「先工作而後逸樂，午後閒暇再去探視也不妨，現在且到珠寶店裏購置項鍊和手鐲。」公主回到房裏，吩咐她的使女彼青得檢出她自己所有的服飾，於是便都忘記了傑喀利阿了。

一一 福祿梭篡位 太子閒遊

在繼承律沒有規定之一直從前，哈味阿國王去世之後，政權由王弟主持；但是不忠實的攝政者，不遵故主的遺囑，潛號福祿梭第十四宣布他是白弗勒格尼亞國王，堂皇加冕，號令國中權貴對他尊敬而私資多量的金錢。人民對於國王問題，夙昔已不參加意見。傑喀太子的父親去世，年少無知，不知王冠何時已經戴到別人頭上，又蒙混地不知國土的全部喪失。終日在玩具和糖果間討生活。及長，太子提槍帶馬，馳騁郊遊，堂妹愛萬禮加是惟一的侶伴，非常友愛，就是叔父佩戴王冠，環繫圭玉，也毫不嫉妒。我們試看福祿梭的圖像，絲絨衣飾，金剛石，鼬鼠皮和威風凜凜。我極不歡喜像這樣不通風氣的衣服和頭上笨重的王冠。

年青的王后，肥胖得可以。雖然歡喜諛諛奢侈及賭博，但一點待遇姪兒的仁慈心常常照耀在國王陰森掠奪篡位的勾當上。但有時又不免自慰，以為國王雖係亂臣，卻還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男人，去世之後，傑喀太子仍然可以繼位而且愛葛公主也還可以同享幸福。

老年政客葛龍包梭對於福祿梭國王非常忠心，朝政率付彼手，而且金錢，狩獵，奉承等等，祇是從心所欲，沒有一件不妥貼地辦到。時常與兵作戰，白弗勒格尼亞報宣布勝利，銅像徧布國內城市，圖像徧掛各畫苑。豪傑的福祿梭和勝利的福祿梭以及偉福祿梭——雖在太古初民，也知諂媚和奉承的方法了。

愛葛禮加公主目空一切，那長髮，大眼，細腰，小足，證明是國中極可愛的少女容貌。色藝俱全，那保姆們常常嘖嘖稱羨，而且以她為鼓勵那些怠惰的學徒。她能奏唱複雜的樂調，並能應答曼那爾任何的問題，不僅嫻熟歷史，而且兼通英法德意西班牙希伯來亞格亞希臘拉丁克里米亞韃靼等國的文字。總而言之，她是一個多才多藝的青年。

公主的保姆葛羅吉諸夫夫人是一個莊嚴而高傲的人，出身望族，雖然並不高於普通的婦女，也至少是一個夫人身分。不過那種荒謬的自驕，識者每多非笑。丈夫是僕役的領班，卻早已去世。自己名義上雖屬夫人，

實則不過一個王后的侍從罷了。因為趨色承顏（是一個意志薄弱者）的得當，所以寵幸逾恆，賜爲公主保姆。至於公主的才藝，讀者當然要明瞭真相，敏慧有餘而情性亦足，偶爾彈奏一二曲調，還伴稱從未看過曲譜，解答晏那爾的是否正確，各國文字和成語是否有真實根底，都足令人發生懷疑，縱屬自誇，而那陳列的刺繡和圖畫，常常使人引起誰是真正的製作者。

要知道公主的種切，自然應先追述黑杖仙人的故事。

三 黑杖仙人及其他

白弗勒格尼亞和克里米亞韃靼交界地，產生了一個奇異的人物，她手持黑木小杖，爲上升月宮的階梯，遠遊異域，多恃此杖，也憑此以實現其各種幻想，因此人們均稱她爲黑杖仙人。

少時，從父親學習咒術魔術，跨一黑杖徧遊宇內，唸唸咒祝各國的太子（她有很多教子）並且指化惡人成爲野獸，雀鳥，磨石，木頭，唧筒，雨傘，及其怪異的形狀。要之，她是一個多事好動的仙人。

數千年前，她曾經倦於魔術的施行，意想：『我將封鎖咒術，讓一切進行牠們的自然程序；我的兩個教女——哈味阿國王后和巴特勒公爵的夫人——曾經各給她倆一種禮物，那是一種能迷惑她倆丈夫的目光，學生享受男子的愛慕。本來兩人都是老醜的俗物，卻幻想自己爲絕代的佳麗。當我訪問她們，總是殷勤招待。』我把黑杖揮動，她們立刻變成獬豸，那些隨身佩帶的珠玉也變成洋蔥。』這便將魔術書籍封鎖在食櫥裏，就是那黑杖也除了隨身伴行外，總沒有使用它。

巴特勒公爵夫人生了男孩，（當時克里米亞韃靼以公爵爲貴族之一）黑杖仙人被邀參加洗禮，除了致賀辭外，還送一隻不值二千仙令的銀船。恰巧白弗勒格尼亞王后也舉一雄，當時祝砲齊放，結綵懸燈，慶祝產生太子的盛筵，差不多沒有完散的時期。黑杖仙人被邀爲新太子的教母。當時大家都以爲在這盛典中，她一定至少贈送太子神奇的短衫，駿馬，吉祥袋，及其他有價值的東西。可是仙人到傑喀利阿太子搖籃的旁邊，

而發出意想不到的辭句：『可憐的嬰孩，小小的逆境，是我贈給你的禮物。』人人都讚美慶祝而她卻發出不祥的祝辭。當然與傑喀太子的雙親以不快，結果，竟先後去世。而窺伺神器的王叔也竟篡奪了他的王位，一如吾人在卷首所閱讀的情況。

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加福非奧拉同樣有個嬰孩樂沙爾波。要受洗禮，黑杖仙人也躬逢其盛，當各人贊揚和祝賀她的雙親的時候，她又是面呈憂色，望着嬰孩和王后道：『好婦人（因為仙人不拘禮節）我贈你這女孩一個幼年的不幸者，這是我最佳的禮物。』她用黑杖輕輕觸了樂沙爾波，左右均怒目，她於是和王后捉別，悠然飛越窗外。

這時候左右臣下肅靜地站立王后兩旁，齊聲說道：『她是一個多麼討厭的仙人，在白弗勒格尼亞國參加洗禮時，也是說這套不祥的祝辭，果然——叔父篡奪王位的不幸事件發生了！難道我們的公主也冒不諱嗎？決不會的。』

當加福非奧拉國王的臣下巴特勒公爵謀反的時候，羣臣叫道：『誰敢謀叛威嚴愛戴的君王，誰敢抗拒，他是無敵而不可抵抗的！他將把巴特勒下獄，還要將他綁在驢背上遊行示衆，這是偉大的加福非奧拉對於叛徒的懲處。』

國王征服了巴特勒，膽怯多愁的王后受驚得病，遺囑侍從們善視樂沙爾波，他們都願竭力盡忠。如有不幸，寧爲生命之犧牲，斷不至使公主受任何侵害。當初克里米亞韃靼報紙競載國王征服叛臣，同時又披露巴特勒軍隊的崩潰，最後還載登國叛兩軍行將交戰。加福非奧拉國王竟在消息囂張中被潛號稱王的巴特勒所殺害。

惡耗傳來，一部分廷臣不顧一切，逃避他方，其他均願效力於勝利的領袖。孤獨幼弱的樂沙爾波子身無助，逡巡宮室，哭叫：『公爵夫人！伯爵夫人！我餓了，送牛肉湯給我來。』她經過了宮廷舞廳以及僕役的房室，寂寂無人，下了階梯，去入客廳，同樣的闕無人影，大門挺開，去到花園裏來，隨後又到荒郊，便不知她的下落了。

一天，巴特勒射殺了兩個小獅，那口中發現了一塊破布和一隻鞋，現在變成克里米亞韃靼國王的巴特勒說道：『可憐的小公主，已被獅子吞食了！還有什麼方法補救她呢！』某大臣把這鞋放在袋裏，這便是樂沙爾波的結局。

四 愛葛禮加公主洗禮時沒有邀黑杖仙人

愛葛禮加公主降生的時候，非但沒有邀黑杖仙人參加洗禮，而且還吩咐門役說，如果她來，着即嚴詞拒絕。看門葛羅吉諾夫是雄赳赳的強漢，守護宮門，堪稱厥職。『沒有在家』這是他對付商人或不受歡迎的訪客照例的答辭，那粗暴的聲音，簡直嚇倒一般訪客。我們看這一對蠢笨夫婦的聚處時，總是朝夕爭吵，他的伴侶，也許是讀者所意象得到的那種討厭的鬻張黑杖仙人前來拜訪，葛羅吉諾夫做出驚人可厭的形態說道：『提起黑杖走罷，老實告訴你，男女主人都出門了。』說着便預備關門。

仙人用手杖阻住，葛羅吉諾夫憤怒破口慢罵道：『你想成天在此伴我嗎？』

仙人答道，那態度很嚴肅，『我願年年日夜守這門。』葛羅吉諾夫大笑若狂答道：『你願意伴我，真幸福啊！』說着就啞了。

仙人揮杖打他，他的身體忽然離地向着門兒撲來。他感覺到鬚髯是一個螺釘向他的腸胃裏猛力釘進來，後來兩臂交盤在頭部，兩腿也盤縮在下體，全身麻木，好像變成一團金屬，已經成爲啞子而再也不能說話了。

瞬間被釘在門上，宛如一個金屬的叩門器，炎暑的夏日，他被燃燒得赤熱，嚴冬深夜，也許會把他的黃銅鼻子變成冰塊而掉了下來。國王夫婦（他們這時還是親王和夫人）散步回家的黃昏，說道：『瞧！門前新來的叩門器，很像我們的門役啊！』後來女僕用粗紙拭抹他的鼻子，頑皮的青年用螺旋釘扭動他，使他平白地受了慘酷的刑罰；有一次，王后想刷新門庭，繪圖匠把他染成深綠色，五官幾乎被顏料塗塞，我們知道他一定

翻悔以前對於黑杖仙人的鹵莽了。

在公共場所他貪吃啤酒和欠商人債，常常和他的妻子公開的爭鬧，如能及早改過自新，那末他的妻子也許早已同意移住到澳洲或美洲去了。當親王和夫人離了宮廷，那還有人想到這個門役呢！

五 愛葛禮加收養侍女

愛葛禮加幼年時和她的保姆葛羅吉諾夫夫人在御園裏散步，保姆替她張傘，保護面容不生黑斑，公主拿了一個小圓餅餵飼聖池中的天鵝和水鴨。當沒有走到鴨塘，碰到一個可愛的小女，蓬鬆的頭髮，飄揚在兩頰上，好像長久沒有沐浴，那一襲襤褸衣裳，遮不掉腳上所穿的破鞋。

葛羅吉諾夫夫人問道：『可憐的幼弱者！誰讓你到這裏來？』

『飢寒驅我到這裏來。』

愛葛禮加問道：『甚麼飢餓？』她將手裏的餅給這女孩。

葛羅吉諾夫夫人道：『呵！公主，你多麼良善，多麼仁慈，多麼真誠的天使！那邊父王母后也來了。』國王夫婦帶了姪兒傑喀利阿同來散步，葛羅吉諾夫夫人便上前說道：『公主多麼仁慈啊！她在花園裏碰着這個幼弱而污濁的可憐人——我不能告訴她的來歷——可是公主已分給餅子把她了。』

愛葛禮加道：『因為我不需要這餅子。』

保姆道：『你真是可愛的小天使。』

愛葛禮加道：『你看我美麗嗎？但我自己卻承認也是醜陋的小女孩。』雖然她打扮得精巧而美麗。

『啊！美麗！』幼女說了之後，不住的跳躍，歡欣舞蹈，並且大嚼餅子，她既歌且吃，那可笑的音調，弄得皇家老小個個都呵呵大笑起來。

幼女道：『我能舞蹈，能唱歌，還能唱各種高音。』說着，她跑到花壇前採了幾朵夜來香，石蘭和別的花來，

擬成一個小花冠，在國王夫婦面前舞蹈，這情境，這談諧，無論誰都歡喜她。

王后道：『小女孩！誰是你的母親？誰是你的戚屬？』

幼女道：『小獅子是我的弟兄，大母獅是母親。』她穿着一隻破鞋跳躍，這使什麼人都非常開心。

愛葛禮加向母后道：『媽媽！我的鸚哥逃出籠子了，我沒有其他更歡喜的玩具了。談諧的幼女可以使我快樂，我願意帶她回宮，把我穿過的衣服給她穿。』

葛羅吉諾夫夫人道：『啊！真是慷慨的寶貝！』

愛葛禮加道：『那些外衣我已穿過許多次，而且都已厭棄了。我要她做我的小侍女。小女孩！你願意同我回宮嗎？』

『跟你回去——願意！願意！美麗的公主——吃美宴！穿新衣。』

他們聽了，同聲大笑，於是將幼女帶到宮廷，薰沐更衣，打扮得和愛葛禮加一般的漂亮，這不但使公主出於意料之外，就是幼女自己也從沒有想到宇宙間會有如此秀外慧中的人物；而她倒並不因此驕滿自大。

葛羅吉諾夫夫人將幼女彼青得的破衣和破鞋用繩束好放在玻璃的櫥箱裏，而且寫着『這是可欽佩的仁慈的愛葛禮加公主收容幼女彼青得遺留下來的破碎紀念物』等字，並且記以年月日，然後將櫥箱緊緊封鎖。

小彼青得受了公主的殊恩，不時歌唱舞蹈以取悅她的女主；不過自從公主得了一個猿猴，一隻小狗，以及一個偶人之後，漸漸和彼青得疏遠了。彼青得感覺到沒有知音，便廢然不再唱那些有趣的歌調了。尤其是悲苦和沉寂，使她掉入生之淒苦和失望的深淵裏。稍長，便依公主爲侍女，沒有工資，卻勤奮工作，雖然斥責，毫不違抗；早起晚睡，隨聲呼應，實在是一個完美的婢僕。公主出遊，彼青得替她製備新衣，公主讀書，彼青得侍候在側，形影不離，終於吸收了許多新知識。每於公主疲倦思睡，或因馳思未來的跳舞，她總是靜候教師的講授，並且也常常跟着公主學習舞蹈，學習琴調，餘如圖畫，法文，撞了文，和其他各國的文字爲公主所學習者，她無

不嫻熟。公主出外，常常這樣說：『彼青得你可以努力完成我開始的工作。』彼青得從容盡力工作，說聲：『小姐是。』之後，毫不誇張自己的成功。

公主在最後完成的圖畫上，常常署了自己的名字。因此國王夫婦見了之後，都十分贊美，並且說道：『從前難道有過像愛葛禮加這樣的天才嗎？』公主很自信她親手成功的掛名成績，接受朝廷頌揚，髣髴這樣稱贊是理所當然，目空世界再沒有一個青年男女比得上她這般多才多藝了。彼青得始終沒有聽到什麼贊語，也根本未受什麼頌揚。一個沐恩圖報的少女，惟有努力工作以求悅主而已。這是讀者所當知道愛葛禮加自欺的過失，實在她並不是如同人們贊揚那麼多才多藝的公主。

六 傑喀利阿的行蹤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傑喀利阿常常穿着華美的外套，乘肥馬，任意揮霍金錢，和善的性情會不吝惜王冠和圭玉的損失，他是一個缺少主張的青年。國家大政和學問的追求，絲毫沒有牽掛他的心緒。因此一班教師，徒擁虛名。當時白弗勒格尼亞大臣司哥拉太索不滿太子這般墮廢，氣得面孔拉長。然而從遊技師和獵僕的口裏，又常常聽到太子是一個可造就的學生，就是舞蹈師也每稱揚其伶俐；台球的評判，也嘆服其技巧。當時劍術健將黑喬甫將軍曾經說過他是希有的勁敵。

太子和公主在宮廷或御花園散步，曾用一種禮貌的態度吻了公主的手。這是一來有堂兄妹的關係，二來又是王后同在一道。王后常常盼望他倆訂婚，就是他倆也未嘗沒有這種意思。公主有時也想到她的堂兄儀表英俊，性情和善。讀者都知道她是聰穎博學，可憐的傑喀利阿則一無所知，只好減少敘談。他們仰觀宇宙，星斗盈盈。他有天文常識嗎？愛葛禮加問道：『那裏是北斗？』太子道：『在那裏，你不要怕，倘有一打北斗來，我決定刺傷牠們，不願牠們無端來侵襲你。』她道：『呵！你真是太蠢了，你的性情這般好而智慧這般少。』當他倆賞玩花草，傑喀利阿又是毫無植物學分類的知識。蝴蝶飛過，更不知昆蟲學是什麼一回事。

愛葛禮加歡喜傑喀利阿，完全基於外表的美觀。這也許是她的自驕自滿，以致沒有其他熟識的人物，而不能不傾心堂兄氣宇昂然之下；這也是古往今來天下男女共犯的通病。

福祿梭國王非常注意身體的健康，因此飲食非常豐盛，（廚役法人馬密朵尼阿所烹調）更因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致使左右偉臣和機智的女侍起了極大的恐慌。葛龍包梭老臣和夫人想到：『國王死後，傑喀利阿太子和他的堂妹結婚恢復王位，傑喀利阿自然仇恨一班對他攜貳的臣民，我們地位的喪失，指日可待。』葛羅吉諾夫夫人當然交還曩日傑喀利阿母后的一切珠寶，我們也當然該歸還傑喀利阿的父親留給他的遺金。』大臣夫婦對於傑喀利阿，因畏生忌，同時一般無識人民造出誹謗傑喀利阿的流言，說他愚笨得異乎尋常，連自己和公主的名字也會得寫錯；酗酒滋事，廝混在馬廐裏，高築債臺，在教堂裏打鼾，酷嗜賭博，且和僕役爭勝負，虛擲光陰，不知自愛。讒言四起，弄得國王和王后極度厭憎傑喀利阿，而愛葛禮加也漸漸對他冷淡。時譏刺他，諷他和庸俗爲伍。她常獨自到宮廷中跳舞或宴會。這般惡意的輕蔑，把傑喀利阿懊惱成病，於是延醫診治。

我們早知道福祿梭國王爲了自私而厭惡他的姪兒。王后卻是一個軟弱無主張的孀母，傑喀利阿沒有在她的眼前，自然也被忘却，並且也因爲自己宴會的忙碌，沒有餘暇照料着他。

我們顯然可以說那兩個奸人忌恨太子而唆使御醫披德樂甫采用猛烈的瀉劑和放血，暗中殘害太子的身軀，因此臥病數月骨瘦如柴。

當他臥病中，有名的畫家安馬崙佐到白弗勒格尼亞宮廷；原來他是鄰國克里米亞韃靼的畫家，曾經因爲畫了宮廷人物的容貌而負有時譽。玩索他的畫中人物，如葛羅吉諾夫夫人和葛龍包梭等都顯出他的技巧有點近於諂媚權貴而描繪出少女和善人的模樣。所以時人多說他：『畫像中表現了諂媚權貴的傾向。』然而公主卻道：『我的美貌遠超過他的寫生，我不願一個絕頂天才的被人壓迫，我望父王獎給他勳章。』朝中臣僚都承認公主的畫術很好，招請安馬崙佐做她的教師。因此在他指導之下，果然畫出許多精美

的作品，這也奇怪。公主把自己的成刊印成冊，並以一部份以重價售於書舖。圖畫下面，當然署着她自己的姓名。可是這究竟誰的成績，確實成個疑問。——教師不但教她或代她作成精巧的畫，並且替她計劃策略。

有一天安馬崙佐陳列一張身穿戎裝的青年圖像。那秀髮藍眼，還活耀出動人的表情和面貌。

「這是誰親愛的安馬崙佐？」公主這樣問。

同時葛羅吉諾夫人插着說道：「我從來不曾見過這般美貌的少年。」

畫師道：「夫人，這是布爾包少主的圖像，是克里米亞韃靼繼承的太子，他的父王巴特勒和玲傍白盟脫戰爭的時期，曾經勇猛地手刃峨葛禮國王和消滅他的數千精壯衛隊，其餘的軍隊，也都被他的軍隊所殘害。」

愛葛禮加想：「這是怎樣的一個太子呢？沉靜，年青，英勇的好英雄呵！」

畫師道：「他的才華一如他的英勇一樣地令人欽佩，他精通各國語言文字，能歌唱，善樂器；就是克里米亞韃靼帝國戲院每夜所演的戲曲，大半都是他編排的；他常在御前歌舞，更顯出一個道地的美少年，連他的堂妹爲了愛慕他而染病死了。」

愛葛禮加公主嘆息問道：「他爲什麼不和這可憐公主訂婚呢？」

畫師道：「牧師不允許，因爲他們是堂妹關係，不應該和親族發生這種關係，同時那少年太子還有另外意中人。」

公主問道：「是誰？」

畫師答：「不便宣布這公主的姓名。」

公主嘆息道：「你可以告訴那個名字的第一字母。」

畫師道：「你猜猜看。」

公主問：「是Z嗎？」

畫師說不是，從Y到X，以至於W，幾乎把數字猜遍了。

猜到不是D，她非常興奮；猜到不是C，更加興奮；一直猜到不是B，她說道：「親愛的葛羅吉諾夫夫人，請你把鼻煙壺借給我。」於是把頭部藏在保姆的肩後，低聲道：「唉！先生，可不是嗎？（愛葛禮加的原名是

Angelica）

畫師道：「正是，我雖然受了太子的囑咐，不敢洩漏他內心的愛慕人，但可以將他的情人的圖像展覽於你的眼前。」說着他拉開帷幃，引公主接近鍍金的架子的前面。

呵！這是鏡子，愛葛禮加在鏡子裏看見了自己的容顏。

七 傑喀利阿和愛葛禮加吵了一次

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尊寵的畫師帶了許多他白弗勒格尼亞所畫的圖像回到本國。這些圖像中最引動人們愛慕的就是愛葛禮加公主的畫像。克里米亞韃靼的王族競相觀賞，國王也非常贊美，並且頒給冬瓜勳章給畫師佩帶。

福祿梭國王也曾經賞賜這個畫師以南瓜的勳章，他專畫國王王后及其他權貴們的圖像，幾乎成爲風尚，因此引起一般藝術家的不平。國王常常指着一幅這個畫師畫的布爾包太子的圖像而向一般畫家說道：「你們能畫得這樣神氣嗎？」

愛葛禮加公主不時凝視客廳廳上所懸的布爾包的圖像，甚至於當吃茶點時，茶水一滴一滴漏到衣服上來也一點都沒有覺察。雙親眯眼搖手的竊竊私議：「唉！這是什麼緣故？」

那邊傑喀利阿染病日深，奄奄一息於樓房裏。服了御醫猛瀉劑，簡直變成一個馴弱的小孩，來訪的除了友好衛隊——常來自誇外，還有侍女彼青得常常伺候其間，照料倒茶，送粥，煖牀等雜碎。

當侍女進來時，傑喀利阿常常微弱的呼道：「彼青得，彼青得，愛葛禮加公主無恙嗎？」

彼奇得照例的回答是：「公主很好，謝謝你！」久病纏綿的太子嘆息道：「假如公主染病，我也一定不放心。」於是便問道：「彼奇得，公主問我沒有？」而彼奇得卻回答：「沒有。」或是回答：「當我去到她那裏時，她正在忙彈琴。」也竟說出：「她正在寫晚間宴會的請帖，沒有工夫和我說話。」彼奇得的答覆，是想假造一些事實，使太子諒解與事實不符以排遣其煩惱。她順便從廚房裏帶了一些炙雞或肉醬來說道：「這是公主親手替太子烹調的食品。」

傑喀利阿聽了這話之後，心裏漸漸放鬆，狼吞虎嚥的把肉醬和雞肉，甚至連骨頭上的皮肉也一股腦兒吃盡了，滿懷感謝公主的熱忱。第二天覺得身體恢復轉來。穿了整齊的衣服，走入客廳，這總可以看到公主了。他看見廳內的椅子和燈架的外罩都去掉了；帷幃也沒有掛；一切的陳列，好像少了許多。公主正在理髮，這當然是預備赴宴以前的打扮了。

愛葛禮加叫道：「傑喀利阿，你穿這樣的衣服，像什麼樣？」

「親愛的愛葛禮加呵！我今天精神還算好一點了，所以我下樓來謝謝你送給我的雞肉和肉醬。」

傑喀利阿道：「你不要諷刺我，那裏是送過你什麼肉醬和雞肉呢？」

公主嘲笑道：「不必多說了，就算是我送罷。現在我預備陳設一間屋子，招待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太子，因為他要來瞻仰父王的宮廷。」

傑喀利阿愕然道：「克里米亞——的——太子！」

「是的。」愛葛禮加依然戲謔地說道：「克里米亞韃靼的太子，我敢說你從沒有聽到過這個國家，充其量也不過僅僅知道在紅海和黑海間的一個國度罷了。」

傑喀利阿說道：「我知道克里米亞韃靼在紅海。」公主忍不住的笑道：「呆子，這般笨的，你確實不配和有知識的人交遊，徒知狗馬，祇是和粗俗的騎士們廝混在一間屋子裏聚餐。先生，你不必驚異的望我，你當穿

你最華貴的衣服預備迎接太子，我也當吩咐僕役們整理客廳。」

傑喀利阿喪狂地喃喃道：「唉！愛葛禮加！真想不到你一變如是，當初我們在御花園裏互贈指環的時候，你何常對我說過這套話！」

愛葛禮加憤聲道：「走開！你這種不知禮貌的俗物，怎敢到我面前狂妄，你的小小沒有價值的指環在此！」說着，她竟將指環拋棄窗外。

傑喀利阿叫道：「這是我母親訂婚的指環。」

愛葛禮加也叫着說道：「不管，但是當女子和男人訂婚後，當然應當佩帶婚戒。你和我解除婚約，應即還我的指環，我不慣忍受人們自誇他們送人的物品！同時我預料不久將有人贈我大批的指環，誰看上你這還不值五仙令的東西呢！」

愛葛禮加絲毫不曾覺察傑喀利阿所給她的乃係一個神奇的指環，無論男女戴着，都有令人特別愛慕的神祕。說到傑喀利阿的母后，固然一個平常人，卻因她帶上這個指環，引起了一般人的傾倒，甚至她得病的時候，國王幾乎一慟至絕。當時她會囑傑喀利阿前來面授指環，可是從此以後，國王對於王后的愛慕，漸漸疏懈，而把滿腔情愛都移到太子身上去了。自然太子帶上指環，備受朝野歡迎，而自從轉贈給愛葛禮加之後，國人漸漸轉移其愛苗，滋長在公主的身上，而對於太子便不時聽到誹謗了。

愛葛禮加繼續把持了那種忘恩負情的態度說道：「我確知不久將有人送我許多精美的禮物，總比你這個指環要好得多。」

傑喀利阿失意的說道：「好！小姐，請你收回你的指環。」目光灼灼的盯視她，好像視覺較前清晰，說道：「哈！這是什麼意思？這種女子值得愛慕嗎？真是呆子的確，你是一個小小駝背！」

愛葛禮加叫道：「啊！你這暴徒！」

「說句良心上的話，你的眼睛有點斜視。」

愛葛禮加叫道：『唔！』

『你的頭髮是紅的，還有三個假牙齒，痘疤痕非常明顯，而且有缺腿的殘疾。』

愛葛禮加驚叫道：『殘暴者！你真刻毒！』

當他笑得喘氣而公主氣得要命的當兒，朝服整齊的甘巴貝勒啓稟道：『公主！太子國王有話吩咐，盼望你們一同到宮廷和他們一道恭候克里米亞韃韃太子的大駕。』

八 葛羅吉諾夫夫人無心獲指環 布爾包有意訪公主

布爾包太子駕臨的預告，傳遍了朝中，每人都穿着華麗的衣服，僕役和衛隊也穿了整齊的制服。依老賣老的葛羅吉諾夫夫人最歡喜利用機會，裝腔作勢的扮着老樣，前去伺候君王。忽然在路旁瞥見一種閃爍發亮的物件，便囑咐曳裙的男孩拾起那個發光體。男孩原來是一個苦惱子，穿着門役所丟掉的破衣，醜陋得令人作嘔；『原來是一個不值錢的小指環，』但當他拾起那個指環交給女主時，男孩倒忽而像一個小小愛神一般了。女主人將指環接過來，可是太小，不適用於指節，所以便將它藏入衣袋裏。

那個男孩子望着她說道：『你今天多麼年青呵！』

她答道：『呆子，你也是這樣。』但擡頭一看，他顯然美麗而回復到晨間所看見的那個紅髮小呆子了。她很高興聽任何人的贊美，於是吩咐男孩子仍舊曳她的裙裾，趾高氣揚的走着。衛隊今天見了她特別恭敬。黑喬甫將軍道：『我親愛的夫人，你今天真是天使一般了！』說着他向她表示恭敬的媚笑。葛羅吉諾夫夫人走到尊貴的男女主人之後，那些尊貴的人們，都在鵝候克里米亞韃韃太子的大駕了。公主早早來了，傑喀利阿太子嚴肅地站在王座的後面。

克里米亞韃韃太子到了。他的隨員是司雷布治伯爵和一個黑奴；太子頭帶華美的王冠，身穿旅行服裝，頭髮有點凌亂說道：『來到貴國之前，我幾乎不能再停留一刻拜訪渴望的公主和各位貴族，沒有更換衣服，

「早餐時到現在，僅僅走了三百里路程。」一班貴族正在忙亂中，毫不顧到站在王位背後的傑喀利阿太子發出一種侮蔑的笑聲。國王道：「葛龍包梭招呼太子請坐。」

愛葛禮加公主和藹的笑道：「太子是穿着宮廷的服飾。」

太子道：「誰笑呀！我還有別的服裝，可是蠢笨的僕人都沒有替我帶來。」

原來是傑喀利阿的笑聲，說道：「是我，你剛才說過忙於拜謁公主，不能更換服裝，現在爲甚又說沒有帶來？」

布爾包太子兇猛地問道：「你是誰？」

傑喀利阿太子傲慢地答道：「我的父親就是國王，我是他的當然太子。」

國王和葛龍包梭見了這情形，都驚嚇得叫了起來：「啊！但又急忙鎮靜道：『親愛的布爾包！這是我姪兒傑喀利阿，恕未介紹。今後彼此認識親愛，傑喀利阿來和太子握手。』傑喀利阿等到對方淚球迸出才鬆手。葛龍包梭招待貴客把座位設在月臺上，國王王后也依次坐定，布爾包剛剛上了座位坐下，不料椅子倒翻，跌了一交，牛一般怒吼的貴客，簡直使傑喀利阿和在座的權貴平添不少的笑料。他初進來手裏持着的玫瑰花也掉在地上了，在在顯現了窘和笨，於是大叫着：『玫瑰！我的玫瑰！』侍臣拾起掇在他的胸前，人們驚異各人已發笑的原因：太子並沒有特別可笑的地方，不過臃腫肥短紅髮而已，這並不醜陋，因爲通常太子是不大有醜漏的。」

兩國王族侍臣歡敘會談，傑喀利阿很滿意地和葛羅吉諾夫夫人站在王座後面，他用溫柔的眼光注視她，她的整神魂受了這種神祕的注視而動搖不定，說道：「親愛的太子，你對貴客這般高傲，我幾乎嚇昏了。」

「我仇恨他。」

「你忌妒他嗎？那麼還是愛慕可憐的愛葛禮加。」

傑喀利阿叫道：「決不！就是她承繼了二萬個王位，我還是看不起她。唉！我失去王位，而又無能恢復，我是

一個孤立無助的人。」

「親愛的太子，不必這樣說。」葛羅吉諾夫夫人安慰他這樣回答。

「但是我現在非常快樂，我所以不願離開王座的後面，並不是戀棧或不忍捨棄這王座啊！」

天性和善少恩寡慮的王后說道：「你們兩人談些什麼？傑喀利阿應去改換宴會服裝，應該請布爾包到

房裏去，休息休息，他假如沒有把衣服帶來，便這樣也不要緊。」

太子進了寢室，行李早已打開，理髮匠也進來替他理髮，他十分滿意；宴會鈴起，貴族都來而太子遲遲未出，使國王幾乎動氣，後來才算出來了。傑喀利阿利用僅有的餘暇和葛羅吉諾夫夫人不斷的娓娓談情，貴客和王府進了堂皇的餐室。這是一個小小宴會，賓主不過是八千人。國王，王后，公主，兩個太子，葛羅吉諾夫夫人，葛龍包梭大臣，和布爾包的侍臣。這是多麼有趣的宴會。

宴會席上，公主和太子不斷的談話，太子的食量猛健，那眼光從未離開食碟，有時取出一塊汗臭的手帕擦着面部，使傑喀利阿禁不住又笑起來，對於布爾包沒有禮貌，連布爾包要求他陪喝一杯也裝着聽不見。他的談話和眼光不住的向葛羅吉諾夫夫人一人身上。一到了停止談情，便又逼弄布爾包嘖嘖私議或嘲笑，這倒有點使葛羅吉諾夫夫人難為情，用扇拍他道：「聽見了，布爾包聽見了！談諧的太子！」

「我不怕他。」傑喀利阿大笑道。所幸國王和王后都有點重聽，所以也沒有聽到，什麼都不管，惟有聚精會神在刀光叉影和食碟之間。宴畢，國王王后躺在靠背椅上昏昏睡去了。

這便使傑喀利阿更加肆無忌彈的嘲弄布爾包了，強迫他喝了刺激的名酒，不多時，兩人昏昏大醉，在一邊狂笑胡鬧了。

愛葛禮加奏着提琴，布爾包高聲歌唱，並且打翻了僕役敬奉他的咖啡，粗言俚語，參雜着狂笑，接着又鼾聲如雷的睡去。一個污濁醉漢橫陳在粉紅絲緞的沙發上，雖然有些不配，但是愛葛禮加卻依舊承認那泥醉漢是人類中最美好的一個，這大約被布爾包佩帶的玫瑰所誘惑了吧。

傑喀利阿靠近葛羅吉諾夫夫人坐着，她的老臉，越看越繃繃，和她結婚的心，油然萌發。

這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一個徐娘半老的時代落伍者的女人，和王族嗣子結婚，這該是值得大書一筆的了。那老而更豔的女人，果真拿了一張紙來寫道：『白弗勒格尼亞國王哈味阿的太子傑喀利阿和可愛的品行優良的葛羅吉諾夫夫人訂婚，她的丈夫不久亡故了。』

傑喀利阿橫臥在寫字檯旁邊的沙發上說道：『可愛的葛羅吉諾夫夫人！你寫的是什麼？』

『親愛的太子，請簽名，國王王后睡熟方酣，叫僕人燒木炭和取出毛毯給他們防禦可怕的寒冷。』

傑喀利阿簽名後，她就將婚約放在衣袋內，此後便布置點綴她的房子，儼然是一個國王的妻子。從此和葛龍包梭漸漸疏遠了。華燈乍起，她幫助了王后公主解衣後，匆匆回到房裏練習自己的姓名，預備做了王后的那天，很高興的有求必應的廣簽其名。

九 彼青得和煖盆

彼青得替葛羅吉諾夫夫人理髮，使夫人非常滿意贊賞道：『你替我理髮的成績很好，我送你一件小禮物——是我拾得的小指環——我保存在這裏已有多時了。』說着便將宮廷路旁拾得的小指環贈給彼青得，彼青得佩帶了恰巧非常合式。

『噢！這很像公主往日所帶的那個指環。』

葛羅吉諾夫夫人說道：『有這樣湊巧，未見得吧，我早就拾得的了。天寒，你去溫暖傑喀利阿太子的被窩，然後修補我的藍絲掛，並且替我做一頂清晨戴的帽子，其餘如絲襪的破處，該補綴的都補好。以後就可安眠。彼青得，你還須記牢，明晨五點鐘替我預備早茶，不要忘記。』

彼青得說道：『我以為兩位太子的被窩都應溫暖。』

葛羅吉諾夫夫人陷入睡鄉，只聽得呼呼作響。

房子和國王王后靠近，公主的房子又靠近他們三人。可愛的彼青得到廚下去預備柴裝置煖盆。她本來是一個溫文秀麗活潑的女孩，今夜更加充分了誘惑男人的力量。因此便引起同事的非難和嫉妒，甚至於罵她；但是在男人方面如軍夫約翰，僕人白登司和布爾包的侍從，沒有一個不驚嘆道：『好個美麗的女郎呀！』

彼青得聽了說道：『賤人們，走開吧！沒有你們批評的。』說着之後，她把煖盆帶到樓上，其時太子們剛在打彈取樂。彼青得先把傑喀利阿的被窩烘煖，然後再到布爾包太子的房裏去。

她做完了煖牀工作之後，布爾包太子剛好進來，一見傾心道：『啊！可愛的小羚羊，你的眼珠怎麼這樣美，我有生以來所未會看到過，真是一個美貌的仙女！我願意尊稱你爲克里米亞韃韃的公主，我父王也定是贊成的。至於那個紅頭毛的愛葛禮加，真看不上眼。你已經完全佔據少年人心的堂奧了。』

彼青得道：『請到上牀安息罷！』

布爾包把持不住自己的靈魂說道：『不，不，吾愛！除非允許我的請求，』被彼青得眼珠攝去的布爾包甘願拜倒石榴裙下。

他繼續做出一些放肆的可笑的舉動，彼青得用煖盆帶遊戲的模樣碰了他道：『我允許你，』他的狀態立刻變更叫道：『啊！啊！……』

布爾包太子的狂喊，驚動了隔壁的傑喀利阿也趕忙進來，他瞥了這情形，氣得猛力的把布爾包踢了一腳，弄得彼青得啼笑皆非。太子受一踢之後，木立一旁。傑喀利阿拍去身上的灰土，走到彼青得面前跪下，握住她的手，求她接受他的心，以及求婚的意見。這也是她於幼年時在御園中第一次看見太子就暗自愛慕的。

太子道：『啊！神聖的彼青得，十五年來，我從沒有見過長得如此美貌的女子，誰還能比美呢？愛葛禮加！葛羅吉諾夫夫人，呸！哈！王后！你真是天使，我的夫人！』

彼青得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說道：『太子！我不過是一個可憐人——侍女。』

傑喀利阿道：『當我病裏，你不誠心服侍我嗎？你的玉手，不是曾經替我鋪平枕頭嗎？而且送來炙雞和肉醬給我吃嗎？』

『親愛的太子，我還替你縫過襪衣。』

布爾包見到這場情況，妒火中燒，尤其是那個漂亮的女人的視線，不時拋在傑喀利阿的身上，這更使他氣得痛哭，而且把自己的頭髮，扯得紛亂。

媛盆依舊的放在地上，這一場免不了的爭吵，使得這個尤物趕快離開這個舌劍唇槍的場合。

『呆子！哭喊的呆子！你站在屋角扯斷了頭髮，正是欺侮彼青得應有的懲創。你難道敢跪在傑喀利阿夫人膝前而吻她的貴手嗎？』

『她是布爾包的后妃，那裏是傑喀利阿夫人。』

『你不是已經和我的堂妹訂婚？』

『那個討厭的你的堂妹。』

傑喀利阿怒吼道：『你故意輕侮她來討好嗎？』

『我要的是你的命。』

『我要的是毀滅你的軀壳。』

『刺破你的咽喉。』

『我要打出你的腦漿。』

『我要揭開你的腦蓋。』

『決鬪』傑喀利阿舉起拳頭向布爾包面部打來，布爾包如獲珍寶地把彼青得玉手拿過的媛盆，戀戀不捨地捧住，卻不料竟受了一拳，連人帶盆一古腦兒翻了一個空心筋斗滾下樓去了。國王正和彼青得談話，突然刺入一種驚張的聲音，嗅到一種燃燒的氣味，急忙出來，恐怕發生意外。

彼青得道：「也許是太子們吸煙。」

國王道：「可愛的侍女，將你的眼光轉過來看看中年的君王，他在過去也還是一個漂亮的青年。」

「不怕王后惱怒嗎？」彼青得這樣說。

國王笑道：「不成問題，只要你願意做我的妃子，立刻可以將你的女主處死，和我共享幸福。」

傑喀利阿聽得這暴君的主意，頓時丟開一向對國王的禮貌，雙手舉起煖盆向國王的身上打過來，國王撲倒地上，傑喀利阿急急逃開，彼青得也驚惶失措的跑走了。這時，王后和公主以及葛羅吉諾夫夫人從內室一齊走出，看見煖盆下的那種狀態，誰不酸鼻痛心。

十 福祿梭王大怒

煖盆的炭火方熾，國王努力支持起來，頓足叫道：「衛隊首領來！」國王的鼻子被太子打彎了！國王咬牙大怒，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判決書道：「黑喬甫！黑喬甫！快把太子綁來，他膽敢打傷國王神聖的頭部——黑喬甫！他用煖盆打倒我撲地！快去拿來，這兇徒確應處死。」

黑喬甫平素對於傑喀利阿非常忠心，這時心懷無限傷感，垂淚嘆道：「可憐的傑喀利阿！高貴的少年太子，我現在奉命要處死你了！」

葛羅吉諾夫夫人聽到黑喬甫的嘆息，出了房門暗示道：「國王吩咐你絞死太子，你儘管奉行好了。」

黑喬甫道：「我不明白你的用意。」

葛羅吉諾夫夫人道：「國王曾指定太子。」

「沒有。」黑喬甫道：「確實沒有指定。」

「那就好了，你何不把布爾包綁去呢？」

黑喬甫豁然大悟，不覺歡喜得跳躍起來說道：「守法是軍人的光榮，布爾包必判死刑。」次晨便以捉拿

布爾包爲第一件應辦的公事。於是他便叩門。布爾包問道：「是誰黑喬夫將軍嗎？好將軍，請進，我很歡迎。」

黑喬甫開口道：「請你和我一道走。」

太子道：「侍臣可以代我去。」

「請太子原諒，這非親身去不行。」

「關於傑喀利阿太子的事情嗎？」布爾包冷淡說。

「正是。」

「將軍用槍斃呢？還是用刀斬？對於這種，我都能運用自如。」

「太子，你猜錯了，我們用的是斧頭。」

「斧頭那末我的侍臣運用的手術萬不能如我那般純熟，這是我敢自誇的，若是用尖銳的利器，包你十分鐘內可以看見傑喀利阿太子的腦袋離開粗莽的兩肩，我想痛飲他的血啊！」

「先生，恕我！我憑了這拘票來拘你到牢監去的，而且要帶你到執刑官那兒去。」

布爾包正待分辯，黑喬甫衛兵不分皂白捉住他，而且用手巾緊塞他的嘴部，送到行刑部去。

國王偶然將此事向葛龍包梭敘談而作色道：「可恨的傑喀利阿，已經綁住了，我們且進早餐。」

將軍把人犯帶入執刑官的面前，還呈一紙判決死刑的命令：

「着將該犯立刻斬首。」福祿梭署名。

布爾包哀求道：「綁錯了！綁錯了！」

執刑官道：「喂！蠢物！立刻要將你處死了！」

布爾包帶到刑臺上，一個可怕的劊子手，捏了一把斧頭站在旁邊，預備着行使他的手術了。

十一 葛羅吉諾夫夫人的待遇亡命人

葛羅吉諾夫夫人目擊事件擴大，她預料傑喀利阿難逃法網。於是設計圖謀，救護她的親愛丈夫了。老蠢物一心愛慕他，忽兒他在園中散步，急忙前去關照說道：「親愛的傑喀利阿！」

「親愛的葛羅吉諾夫夫人！傑喀利阿的辭氣有點譏刺的口吻。」

「你在這裏散步有甚意思，還不下鄉逃避嗎？」

「什麼散步！什麼下鄉夫人，沒有她，心裏一刻都不能安定，也永遠沒有快樂呵！」

「親愛的太子！她是你的伴侶，可是我們第一要得到雙親遺下的珠寶。你是白弗勒格尼亞合法的國王，你的妻子也是合法的王后。現在鑰匙在此，全部珍寶，都是屬於你的了。」

「她願意嗎？」傑喀利阿問道。

「當然同意，你得了珠寶後，還可以到葛龍包梭屋裏的牀下抄出許多錢袋，這是被他侵吞去的現款，都是你父王的遺產，本應屬於你的，有了這些，我們可以走了。」

傑喀利阿道：「我們逃嗎？」

「是，你和你新婦——你剛訂婚的愛人——葛羅吉諾夫夫人！」

「我的新婦，你是可怕的老太太！」

「壞人，你不是已經給我一張婚約嗎？」

「滾開，老蠢物！我愛彼青得，彼青得是我唯一的愛人。」說着，拔腳趨避她。

「呵呵！婚約在此，王上還有法律存在。彼青得那個小妖婦迷惑至今，我總得慢慢想法使他們無由會面。」

彼青得在一個冬季的早晨，每天都是五點以前送茶伺候女主。那兇殘的主人——葛羅吉諾夫夫人曾經打過她六次耳光，可憐的侍女還是照舊的服侍，毫無怨言。當王后宮中的鈴聲響了兩次，她就走過來伺候了。這時王后公主和葛羅吉諾夫夫人都在這邊屋裏，她們同聲大罵。

王后：「你這壞人！」

公主：『卑鄙的小傢伙。』

萬羅吉諾夫夫人：『野獸。』

王后：『我不高興見你。』

公主：『替我死開些。』

萬羅吉諾夫夫人：『不要理睬她。』

彼青得遭遇的虐待，完全是煖盆招禍。國王的挑情，引起王后的忌妬，布爾包的傾倒，引起公主的忿恨；喀利阿的戀慕，引起萬羅吉諾夫夫人的吃醋。於是一齊道：『把我們給你的帽子外衣和裙子通通脫下來。』說着，一齊便來動手把彼青得的服飾都撕破了。

『這樣你還能向國王和兩個太子賣弄風情嗎？』

王后道：『還她進門時的破衣裳。』

公主道：『我給她不適足的鞋。』

殘暴的萬羅吉諾夫夫人逼迫彼青得進她的屋裏說道：『賤人！跟我走罷。』

夫人取出彼青得的破衣和破鞋道：『小乞丐，還你的本來面目，把恩主給你的東西一概留下。』說着便動手剝下可憐人的衣服，而且逼迫她離開宮廷。

可憐的彼青得胡亂的將大衫裹住背部，大衫繃着的是公主——樂沙爾——以後看不清了。

她怎樣安放這一隻可憐的小小破鞋呢？幸而鞋帶還存在着，她利用鞋帶縛在頸上。可憐的女孩叫道：『夫人！你可否給我一雙鞋子踏走雪地嗎？』

萬羅吉諾夫夫人道：『不能，萬惡的野獸。』說着用棍逐她出去——經過淒淨的階梯；迴廊，直至於寒僻的街上，彼青得不覺淚下潑潑。

髒髒有神製出柔軟的雪花溫暖她的小足，使她圍了麂皮的大衣很自然的前進。

貪食的王后道：『我們現在敝早餐。』愛葛禮加道：『媽媽，我穿粉紅色或豆綠色的衣服，不知道親愛的太子愛的是什麼。』

國王從他的更衣室裏唱着出來：『夫人！早餐預備臘腸，記着請布爾包太子同我們一道用早餐。』於是她們都準備去了。

九時，除布爾包外，一齊都到了餐室，酒發紅泡聲，鬆糕正是熱騰，雞蛋，果醬，咖啡，雞，都陳列在棹上，廚司馬密宋尼阿送上臘腸有一股芬芳的氣息攢進鼻裏來。

國王問道：『約翰，布爾包在那裏。』

『不在屋裏，大約出去散步了。』約翰回答。

『恐怕不會吧，早餐去踏雪嗎？』國王一面說，一面又住臘腸，並且向着愛葛禮加道：『寶貝！你也又一塊臘腸嘗試嘗試看。』愛葛禮加又最粗大而最好的一塊。忽然，葛龍包梭和黑喬甫將軍進來露出驚慌的樣子叫道：『驚動陛下。』國王道：『餐後再談。』夫人，遞點糖過來。葛龍包梭道：『我恐怕餐後太遲了，他——他在九點半綁上刑場了。』

公主叫道：『不許說什麼刑場來掃興我們的早餐。約翰，送點芥末來，誰上刑場。』

『太子。』

國王道：『叫你們餐後再談。』

葛龍包梭大臣道：『這件事將要引起他的父王巴特勒和我國宣戰了。』

國王道：『巴特勒國王並不是傑喀利阿的父親，啥味阿是他的父親呵。』

『現在處刑的，正是布爾包而不是傑喀利阿太子。』黑喬甫接着道：

『你吩咐綁縛太子，我就選擇一個面目醜陋的，自然陛下決不至有意要殘害自己的骨肉！』公主大叫：『啊呀！啊呀！』昏倒不省人事了。國王便將臘腸盤向黑喬甫擲過去。

公主被救了甦醒之後，國王檢點時計，和客堂及遙遠的禮拜堂鐘對準之後問道：『解決這問題，要急還是要慢，如其從慢，那末仍舊從容的赴早餐，否則我們便須立刻想法救出布爾包太子。黑喬甫你誤會了我的吩咐，做出荒謬的事，恨不得把你立處死刑。』

公主驚問道：『討厭的笨貨！你親眼看見布爾包上刑台了嗎？』

國王再看時計道：『快去敲鼓，做出這嚴重的奇事！』

公主叫道：『父王你真笨，還不快下令緩刑，讓我飛奔送去。』她把紙筆放在國王面前。

國王道：『我的眼鏡呢？你到我的臥室裏把鎖匙一齊拿來，怎麼這樣性急呢？』愛葛禮加急急把鎖匙取來，放在剛吃了一塊鬆糕的父王面前。『趕快到書櫃裏眼鏡拿來。』於是公主照着吩咐去了。

『親愛的！當你出來，應得隨手關門，才是我的寶貝。』眼鏡、筆、緩刑詔，都拿來了，簽字之後，公主風掣電馳的正待出發，而國王還是安閒地說道：『寶貝，最好吃塊鬆糕去，早去無用的，遞果醬來。』

公主急急的穿街過市，又過橋穿巷，來四周圍着城塞的地方——右邊是小商店，前面是郵局，這就是殺場。但見布爾包頭部靠在木塊上，執刑人正要舉起斧頭，公主驚叫道：『緩刑！緩刑！』霹靂的呼聲，驚動了一般觀衆。她跳上刑臺，緊抱了太子，不顧一切的禮貌，大叫道：『我的愛人——太子！我的布爾包，你的愛葛禮加敬獻真誠，救了你的高貴的生命。我願意維護玫瑰的幼芽；如其不幸而臨了不測，寧爲玉碎，死同一穴。』

布爾包懷喪地答道：『無話可說。』當公主柔媚地問他受屈的經過。『愛葛禮加！昨天一個惡魔和我爭吵，幾乎把我的頭都打破，現在我願意回王宮去。』

『無論克里米亞韃靼多麼遠，你應當帶你的新婦一道去。』

布爾包道：『好，好，我們結婚罷。』

布爾包口裏常常含着一枝玫瑰，他的母親曾經囑咐他不可輕易離開這神祕的玫瑰，他的頭部雖然已經綁在架上，然而仍然嘴裏含着玫瑰，希望獲得僅有的幸免，當他和公主談話時，忘記了玫瑰，自然掉下，而浪

漫的公主立刻拾起來讚賞道：「甜蜜的玫瑰！你會受了布爾包嘴唇的滋潤，我將從今永遠不離開你！」她把

它插在胸前。布爾包自然不便向她取回來。她倆同去早餐，布爾包越看公主越美麗啊！

他愛她若狂，不久兩人結了婚。說也奇怪！公主漸漸的不歡喜他，他跪在她的面前，他吻她的手，他高聲讚美，然而她不理睬他，她覺得他完全改變，改變了一個醜陋惡劣的精怪。

十二 彼青得的下落

彼青得出了城門，在無目的的飄泊中，不覺走到克里米亞韃靼國的大路上來，正值傑喀利阿從此駕着一輛四輪馬車經過她的面前，聽到司機的唱着快樂的歌曲。她想：「我是多麼歡喜這輛馬車啊！」但是那輛馬車疾馳而過，簡直使彼青得不克分辨車中究竟坐的是何人。

有一輛從市上回來的空車，那仁慈的駕駛者看見這般美麗的女郎，赤足徐行；於是誠意地請她上車，據說他是住叢密的森林裏，他的父親以樵柴爲業，他表示了願意送她到目的地，而且沿途不住的照料她。這使彼青得十分感恩。

駕車人拿了一件衣服包圍她的赤足，還拿出麵包和餅乾給她果腹，過了好久，漸近黃昏，那路上的松柏雜樹等一半以上被雪壓得枝幹歪斜，樵夫的窗戶射過來一線慰人的光亮，這原來已到了他的家門。走進茅屋，但見小孩們和一個老頭子圍桌晚餐，吃的都是精潔的麵包和牛乳。他們見了哥哥回來，大家都歡喜得拍掌跳躍着，大約這次哥哥又從市上帶了一些玩具回來了。這位美麗的生客，更使他們歡迎，連忙帶她到火爐旁邊取燄，而且擦熱她的小足，給以牛乳和麵包。

「父親，瞧！」他們向老樵夫說：「這可憐的女孩，有這般美麗牛奶色的小足，而且還有一襲神奇的外衣。伊是我們食廚裏掛着的絲絨碎片！這是你從前借巴特勒在森林中射獵時從受傷的小獅口裏取得的。瞧！她頸上掛了一隻破鞋，正和我們常常取出來看的那隻一樣——一隻小小藍色的絨鞋——這真奇怪啊！」

老樵夫向着來客道：『請你把你所着的外衣和那隻破鞋的來歷說個明白。』

彼青得敘述了小時候穿了外衣和這鞋子離開城市，以至受人留養——沒有過失的被逐——還了萬時的衣服打出門來。那從前所經過的森林，獅子，山洞，華麗的王宮，好像幻夢一般地一幕一幕映過。

樵夫聽了她的經過之後，非常詫異，取出一個刻有加福非奧拉國王的錢幣，他確信這少年女子很像錢幣上的容貌，並且取出他保存得很長久的鞋和碎絲絨和彼青得身上所穿的兩相比較。那隻小鞋上和彼青得所穿的同樣有『皇家鞋匠赫布金司製』等字樣，而且她所穿的那件外衣上繡着的『公主樂沙爾』恰巧和碎絲絨片上的那個『波』聯成『公主樂沙爾波』。

這般可靠的證據，使老樵夫屈膝下跪道：『公主尊貴的夫人！我們克里米亞韃靼國合法的王后，我們敬崇你！』說着叩頭三次，而且把公主的足擺在頭上。

彼青得說道：『樵夫，你是我父王朝中的忠臣了！』當她在王宮時，王后曾給她取名為彼青得；樂沙爾波是後來為公主時的尊稱，這是各國所共知的。

『我就是那可憐的大臣司祕腦乞，暴虐的巴特勒將我削職為民，已經做了十五年的樵夫了。』

『記得當年你是我朝中顯赫的大官司祕腦乞大臣。我將賜你二等勳章，大臣，請起。』

王后吃了麵包和牛乳，意態極為莊肅，禿頭老臣淚下沾襟，流在地上變為污水。孩子都已睡了。巴樂樂墨與脫巴爾朵，咖太禮腦，奧琴羅亞夫婦們在這天晚上，大家高興地慶祝司祕腦乞。

『白樂哥里族曾受我朝的歡迎，沙喀魯族也會到過加福非奧拉國王的宮廷。』這些克里米亞韃靼國的貴族小史，都是在陪伴愛葛體加公主時讀書所得來的。

司祕腦乞復述貴族苦巴特勒之苛政久矣！都想恢復故主，他便囑兒童們召請時下大人物，當長男晚餐後進房，父親囑他穿上靴子，配上馬鞍，馳往各處召集保王臣民。

少年聽得和他同車伴侶的來歷，也屈膝跪下，頂住那尊貴的腳，淚流沾地，也像別人看見她時一般的狂

熱，因此巴采樂墨與脫巴爾表示嫉妒。隔了一會，臣民齊集，莫不甘願效忠於加福非奧拉。她在這個團體中，毫無疑懼，後來得到老臣的忠告，才蒙上面紗。她常常到各城寨去，而他們也輪流的拜訪。於是集會，宣言，組織，成立區部，一年光景，開始發動了。

保王黨的大部份全是老弱的臣民。他們掄起老刀，搖着舊旗，到各鄉村大嚷道：『上帝佑我王后！』當巴特勒離開王都，他們乘機暴動。有的民衆固然表示愛戴，然而也有的爲了加福非奧拉時代的賦稅和巴特勒一樣的繁重而徘徊觀望的。

十三 樂沙爾波到了黑傑腦模的城寨

自從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們替她蓋了一所小宮廷以及製了一頂金紙的王冠，和棉絨的王袍之後，便整天的爭論官職和地位，弄得身處尊榮的王后，倒不如曩日侍女的自由。

隊伍中長官的額數倍於軍士，所以前進是很順利的，當人馬到了一個強悍的城寨，自然希望他們也是背叛巴特勒的一個。

進了城門，一個怪有魄力的武人，名叫黑傑腦模，他宣稱久候王后，兩個大力士（黑人）才把他頭鎧擡起。他跪着說道：『黑傑腦模願意屈膝受命於故主之前。尊貴的夫人，我們都尊崇你是克里米亞韃靼的王后。』
樂沙爾波道：『仁慈的黑傑腦模。』她很怕他，那眼珠在跪的時候時時注射她。

『我非常崇敬我主，我還沒有尊貴的夫人，夫人！我願意獻我的兩手以及一顆熱心，忠誠地替你服務。我曾娶過三個妻子，都已死了，最後的一個亡故才過一年，我急切地盼望有一個伴侶，倘蒙下嫁，我當決意取巴特勒的頭，布爾包的眼鼻，白弗勒格尼亞篡位者的手耳，都獻在你的面前，那末整個國土都是你的——我們的領土！允許罷，我不能忍受什麼人的拒絕，拒絕的結果會產生恐怖的時代：暗殺，殘暴，蹂躪，苛征，暴斂，都有實現的可能；假如激動了我黑傑腦模的怒氣的話，人民多少難受，夫人！你慧眼——光彩直襲了我的靈魂！』

不免種種弱點但是比起荒淫貪婪的叔父總好得多啊！福祿棧趁這機會幫助女兒和布爾包完婚，對於姪兒的亡命異國也不在意中了。

天寒地凍，大雪紛飛，傑喀利阿改名爲茄耳斯，和一個士紳以及駕車者，悄悄潛行過了白龍包，定茄突然來了一個背袋的鄉村婦女要求一個車位。駕車者告以：『滿座，祇有車頂還空。』那同車者探頭向車外一看，對她說道：『天氣這樣好，倒還不如步行的好，我祝你前程快樂。』那女人不住的咳嗽，引起傑喀利阿的同情，說道：『我願讓我的坐位，我不忍你冷風裏染受可怕的咳嗽。』同車者也道：『你若是給她一雙手套，我相信她就可以溫暖了。』傑喀利阿怒目視之，警告這粗人不許再囉呢。

他躍上車頂，安適地坐着，到了第二個站頭同車者下去了。傑喀利阿補充他的空位。他覺得這是一個和藹而善於辭令的女性。他們整天同行，她從袋裏取出各種物品分贈傑喀利阿，袋裏好像裝有很多的珍物。他覺得飢餓了——啤酒銀杯突然呈現目前，最後她還取出火腿和麵包，葡萄乾和白蘭地。

他們滿意的同行，誠懇的女人和傑喀利阿縱談各種問題，然而太子自慚茫然不知。女人勸慰他道：『親愛的茄耳斯，你是一個青年，年富力強，你知道人生和知識是怎樣的密切啊！你當鞭策你自己。』

他道：『夫人！你知道我嗎？』

那女人道：『我知道許多談話的故事，而且曾經參加過人間嬰孩的洗禮，許多因幸運而墮落的人，我切望人們能够努力奮鬥他的逆境，勸你今晚住在馬車所達的城市，而且就在那裏努力讀書，這就是你的老友懇切的盼望。』

『誰是我的老友？』

『黑杖仙人！』女人說了便飛出窗外。傑喀利阿驚問駕車者可曾知道少女的下落。

駕車者道：『那裏來的少女，我只看見一個老年女人早在路程末段下車去了。』傑喀利阿以爲一場夢幻。但是黑杖仙人留下的袋，還是依舊的靠在身邊。當他到了城市，捉了袋找旅館投宿了。

回憶使他記到在宮中醒來時便喊『約翰，查理士，安瑪——飲料——衣服——和我的拖鞋。』現在既無僕役在旁，又無鈴子可拉，而且那店室之陋，簡直使他更想到從前席豐履厚的寫意於是上了樓頂，大聲叫喊旅館的僕役。

一個麵包式的女店主趕忙問道：『客官！幹什麼？』

『沒有僕人，更沒有熱水，而我的靴子也沒有人刷淨。』

『你應當自己動動手，青年應該循規蹈矩去吃苦，我從沒有看到狂妄的像你這般者！』

『我願意立刻離開這裏！』傑喀利阿有點憤怒。

『越快越好，我希望。敝館向來歡迎有禮貌的旅客。』女店主說着忿然走了。

傑喀利阿回到屋裏，剛進房門，但見袋囊突然跳動。傑喀利阿道：『我願袋裏有食物以充早餐，因為身邊餘錢不多了。』他解囊一看：一柄黑刷和一個玉瓶呈現目前，而且瓶上寫着這樣幾列字：『可憐的少年的靴子染了塵垢，刷淨後仍歸原處。』

傑喀利阿如法泡製，仍將原物藏入袋裏。

接着袋裏又動起來了，他探囊取出各種記着號碼的用品。——

1. 一張棹布和一塊手巾。

2. 一盆豐富的糖類。

4. 6. 8. 10 兩把叉，兩個匙，兩柄小刀，一雙箸，一柄牛油小刀，各種東西上面都刻着傑喀利阿的名字。

11. 12. 13. 一個茶杯，一個茶碟和大碗。

14. 一滿瓶裝的鮮美乳酪。

15. 一罐香茶。

16. 一瓶開水。

17. 三個鮮雞蛋。

18. 半磅上等牛油。

19. 一盆麵包。

傑略利阿很滿意的吃了早餐，仍將一切用品放入袋裏，再出門找尋住房。

在包司福祿大學的旁邊租定一所適宜的住屋。他清償了旅館住費，搬了行李，自然不會遺漏了那個神祕的袋。

曩日的箱籠裏，滿裝了變來的書籍，隨手展開一本，上面寫道：

『衣服只是表章身體，書籍實爲增長知識，人們三復斯言。』

傑略利阿探看神祕的袋裏，找出一套學生裝，一本摘記簿，墨水和筆，以及約翰孫字典，這字典對於他的不甚準確的語音，很有相當的幫助。於是埋首苦讀，整整的過了一年，茄耳斯竟成包司福祿大學的高材生了。因爲他的循規蹈矩，使得師長格外贊許和同學的歡迎。學期終了考試，輒冠儕輩，獲得種種獎品。

同學都稱賀他，他高興的帶了榮譽的勳章和珍貴的獎品以及書籍回到住所。

有一次考畢偕友到咖啡館消遣，偶然看見包司福祿大學中所編的年刊，他暢快地閱讀年刊中的記載。

『奇聞——一件非常的事，震動了克里米亞韃靼鄰國。』

『克里米亞韃靼的國王巴特勒曾在白龍得布司哥可怕的戰爭，征服了故君加福非奧拉，並篡取王位；巴特勒篡位之後，樂沙爾波公主自此失蹤了。時人爭傳迷途山林，被獅吞食。』

『巴特勒國王心術仁慈，悲憫幼女的傷逝，曾用箭射傷兩個獅子，從小獅口裏的一隻小鞋和碎絨片，更足以證明遇害的無疑，加福非奧拉老臣司祕腦乞將遺物加意護存，退守山林，住在克里米亞韃靼國土的邊陲。』

『上禮拜二，司祕腦乞大臣集合許多臣民圖謀復辟，宣稱：『上帝福佑克里米亞韃靼的王后樂沙爾』

波！一個美麗的夫人，被羣衆團圍住。她的歷史可靠而且神祕。

「樂沙爾波在十五年前曾由乘車的少婦將她帶到白弗勒格尼亞宮廷的園裏，並且經過現在同克里米亞韃靼太子布爾包結婚的愛葛禮加公主所收養，這飄泊的女人做她的使女。雖然身分卑微，服飾簡樸，但是受過完善的教育，就是人們所共知的那個名叫彼青得的便是。」

「不知道爲什麼引起主人的仇恨，竟將她驅逐出宮。她離白弗勒格尼亞的宮廷和司祕腦乞大臣等相處已一年之久了。一個無才無力的青年太子——傑喀利阿太子，白弗勒格尼亞國王的姪子也於同時爲了什麼事故而逃亡，以後不知下落。」

青年同學——斯密司和鍾思說道：「這多麼新奇的故事呢！」

「哈！什麼一回事。」傑喀利阿繼續的往下看——

「聽說司祕腦乞的軍隊被兇殘的黑傑腦模將軍所擊潰，將公主作俘虜送到都城。」

「大學新聞——昨天本校超等生茄耳斯誦讀一篇拉丁演說，已得監督和教授的贊揚，贈以上等獎品——一把木匙。」

茄耳斯紛亂異常說道：「豪勇斯密司多謀的鍾思，你們不必注意那些小新聞，和我一道回家，我的苦讀的窗友啊——我將告訴你們一段驚人的故事。」

急性的斯密司說道：「快說呀！朋友！」

機智的鍾思說：「公子！我們很高興聽你講。」

傑喀利阿擺出很莊嚴的神氣說道：「斯密司鍾思，好朋友，現在不再瞞你們了，我並不是平常的茄耳斯學生，是王族的子嗣。」

斯密司大叫道：「荒謬！」並且用神聖的眼光逼視他。

太子道：「朋友們！我確實是白弗勒格尼亞的太子，在幼年時我被我的叔父篡奪了父親傳授的神器，而

且誘我入了異途，我不願意，還千方百計的欺騙我，當時允許把他的少女愛葛禮加和我訂婚，以爲將來白弗勒格尼亞的領袖，誰知完全虛僞，有段時間，我幾乎看到愛葛禮加的心和一絲頭髮，以至於容顏皓齒，統統虛僞。她用斜視的眼勾引了克里米亞韃靼國的那個蠢笨得異乎尋常的布爾包太子，定情之夕，我於是追求彼青得——就是盛名的樂沙爾波公主。」

太子和他的窗友忽忽地各回本家。他們聽到驚人的消息，精神上極感興奮；他們又跑到平時苦讀的書

放在寫字檯上的袋子，忽然變得很長，太子瞥了，跑去打開袋子，你想在這袋裏發現些什麼？

一把華麗的金柄的寶劍，外面一個紅絲絨的劍鞘，上繡『樂沙爾波萬歲！』

他抽出寶劍，光芒照耀了全屋，大喊：『樂沙爾波萬歲！』斯密司和鍾思也同樣的高聲應和，這情調非常嚴肅，好像便是權威在握了。

此時那箱子忽然自動的打開，現出一頂插了駝鳥羽的金冠，旁邊還有光耀的鐵盔，一面護心鏡，一對踢馬刺，以及全套的甲冑。

傑喀利阿架上除了幾本大字典保留之外，沒有別的書了。他的朋友找到兩雙長統靴，每雙貼上一個紙條，寫着『斯密司大將，』『鍾思少將。』他們很適足的穿上，此外還有盔甲，胸甲以及寶劍等類，必須應用的東西。三人在黃昏時離開包司福祿大學，沒有一個職員或校役知道他們就是太子和他的朋友。

他們向着租賣馬匹處買了幾匹馬，一逕出發，到了韃靼邊境的小鎮上，馬疲人乏，於是到了小旅店的樓上，進用一些麵包和牛油，忽然聽到鼓號漸漸近來，街市軍隊滿站，太子向外探視，但見白弗勒格尼亞的軍旗和洋洋盈耳的白弗勒格尼亞的國歌。

全隊人馬向旅館進發來，傑喀利阿向前一瞥，大驚道：『我看見那人是誰呀！不錯，他是，不——確實是我的朋友黑喬甫，你認得你的太子傑喀利阿嗎？好將軍，彼此是多年的朋友，而且比賽過好多次的槍棒！』

「好主人我相信你所說的一切。」

太子站在樓上道：「我的白弗勒格尼亞的軍隊開往那裏去，請直告我。」

黑喬甫俯首答道：「主人，我們開去和巴特勒聯盟，他是克里米亞韃靼的君主。」

樓上的太子譏刺的說道：「克里米亞韃靼的篡逆的君主，忠勇的黑喬甫，他是一個暴君阿！」

「太子，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

太子喊道：「最先應該擒獲野兔！」

黑喬甫憤慨地說道：「傑喀利阿是白弗勒格尼亞從前的太子，立刻解除你的寶劍，我們三千對待你一人阿！」

太子道：「拋棄我的寶劍，傑喀利阿，一定可以拋棄他的寶劍。」尊貴的少年，說出像詩一般的言辭，並且支持了三天三夜之久，而聽者也毫無倦容。過了九點鐘，太子停了一停，鍾思從袋裏取出一橘給太子吃，他的決心不但沒有拋棄寶劍而且還圖謀恢復王位，他的不斷的努力和偉大的志願，使得黑喬甫甘心悅服道：「敬祝傑喀利阿萬歲！」

這些都是大學裏培養得來的圓滿的結果。於是彼此化除成見，聚在一道，縱談種切，黑喬甫陳述他所帶來的不過是一部份，其餘主要的大軍，還是受着布爾包的節制，太子很和悅接受他的報告，並且說道：「朋友，我們就在這裏攻打布爾包，然後逼走他的父王。」

十五 再說到樂沙爾波

巴特勒王向樂沙爾波提出幾種要求，一如從前碰到的幾個貴族對她熱烈的愛慕一樣。他是鰥夫，極想和這可愛的俘虜結婚。但是她婉詞拒絕，而且說明她的戀人是太子傑喀利阿，她不能再和任何人談到這一層。然而暴烈的君主那裏會原諒她的苦求呢！於是用酷刑和慢罵來恐嚇她。終於沒有被征服，她寧爲玉碎，不

願意和父親的叛臣共處，巴特勒老羞成怒，下令明晨將她處死。

但是怎樣處死這頑強的女子，使得巴特勒轉了不少的念頭：砍頭，死得太舒適；絞刑，死得太平常；最後想用一對獅子來撲殺她，在靠近王宮的圓形遊戲場，往日爲王族們食息遊玩之處，那一吼震驚了全城的猛獅也關在這裏的籠裏。我幾乎不能說出許多人看這兩個猛獸吞食可憐的少女啊！

國王高據寶座，臣下依次站立，黑傑腦模站在他的旁邊，露出很兇猛的樣子。左右早將黑傑腦模向樂沙爾波求婚和願盡力供給奔走效命其驅逐國王的行動，統統告訴國王，國王數以目注視這高傲的貴人，如同雷震一般的憤怒。他們都齊集在前面參觀這女豪將演的悲劇。

公主被人帶了出來，穿着一身睡衣，秀髮散垂於肩背，姿態十分動人，就是那班權貴和餓獸的人也爲了她掉下幾點同情之淚。她的軟弱的小足走到場地中間靠着大石邊，那些觀衆坐前均有鐵柵欄住，防禦那個龐大飢餓紅毛黑頸長尾狂吼的獅子。籠門一啓，那兩隻猛獸躍出，而且在三個星期前只吃一點麵包湯的猛獸直奔到樂沙爾波的面前，在這危迫的環境裏，神其佑之場中充滿了一種悲嘆的酸戚聲，連暴主巴特勒也覺得有點憐憫的心思。但是坐在國王旁邊的黑傑腦模將軍狂吼道：『好痛快！』他還憤恨樂沙爾波拒絕他的要求。

但是希奇古怪！兩個獅子到了樂沙爾波的面前，非但沒有傷害她，而且舐她的小腳表示很親熱的樣子，好像說道：『親愛的姊妹，曾記得當年森林裏的小兄弟們嗎？』她伸出雪白的手臂挽着牠們的棕黃色的項頸，並且同牠們吻了幾次。

巴特勒國王無限的驚奇，黑傑腦模非常難過喊道：『唉！騙人！這是兩匹從什麼動物園來的馴獸呵！我想不是真正的獅子，也許小孩們用簾布來打扮成功的。』

國王道：『你膽敢在國王前說誑語嗎？牠們不是真正的獅子嗎？好！我的餓獸人，我的衛士，將黑傑腦模將軍引到技場裏，給以劍盾，叫他和獅子撲鬪。』

豪放的黑傑腦模放下了望遠鏡，雙目怒視着國王及其左右道：「威嚴的黑傑腦模膽怯嗎？不，決不，就是千萬個獅子也不怕，巴特勒國王有沒有勇氣跟我一道進去？否則讓牠到你邊來。」於是開了鐵欄，大踏步進場裏去了。

兩分鐘之後，黑傑腦模將軍就被獅子吞食了，所剩下的不過一些骨頭和靴子衣服等類。

「活該叛徒應有的結局！」國王這樣說着，但是現在那對獅子竟沒有吞食少年的女子。於是觀衆叫道：「放她出去！將她釋放！」

「不能！」國王怒吼道：「讓餓獅子者拿利斧把她砍成肉泥，假若獅子來保護，那末用強弩射死她。這賤人不久必死於慘刑！」

觀衆又叫道：「唉！不要臉！不要臉！」

「誰敢喊不要臉！殘暴的國王道：『再有那一個混賬的東西說出一字，馬上將他拋給獅子吃。』」

於是全場像死一般的沈寂，但見一個武士和一個傳令官騎馬到場，那武士的矛端掛着一封信。國王驚道：「這原來是愛勒文、喀司和我的弟兄白弗勒格尼亞國王的使臣，我記得你是黑喬甫將軍。那邊傳來的究竟是什麼新聞？黑喬甫、愛勒文、喀司你吹號必定很口渴了，可靠的傳令官，你歡喜嗎？什麼東西？」

「請原諒，黑喬甫道：『讓我們先把王命宣佈了，再喝什麼東西。』」

國王道：「哈！省去恭維的不順耳的瑣語，將軍和傳令官，迅速地陳述簡要的新聞。」

黑喬甫將戰馬安置樓廊底下之後，轉身對傳令官叫他宣讀公文。愛勒文和喀司把號筒擡在肩上，從帽子裏取出一張大紙開始讀道：

「為曉諭事，白弗勒格尼亞合法的君主是傑喀利阿，茲放逐篡奪王位的叔父繼承應得的王位和尊

號。」

巴特勒怒罵道：「哈！」

「特爲曉諭僭號稱克里米亞韃靼國王的逆賊巴特勒——」

國王巴特勒咆哮大罵。勇敢的黑喬甫說道：「愛勒文和喀司，你們繼續的朗讀下去。」

「釋放貴婦克里米亞韃靼正統女王樂沙爾波。要是違抗，我傑喀利阿決不饒恕這個叛臣賊子，要宣露他的罪狀。我爲真理決和他決戰，無論是徒手，或是用寶劍，無論是步戰或馬戰，我決心和這個敗類作殊死戰。」

黑喬甫將軍跳躍說道：「我王上萬歲！」

巴特勒用力制止自己的怒氣說道：「你拿的就是這些嗎？」

「我的聖主親筆簽字的文書，倘若克里米亞韃靼國的大人物或有反駁及責難的地方，我黑喬甫將軍一定要替他辯護。」他說了之後，便舞動長矛，逡巡這場地的周圍。

國王問道：「克里米亞韃靼的好弟兄，信裏寫的是什麼？」

黑喬甫嚴肅地答道：「國王的叔父已被剝奪了潛號的王冠，他和外臣葛龍包梭都下獄了，只等彭柏德樂戰爭結束後再來審判——」

巴特勒驚駭道：「什麼戰爭？」

「彭柏德樂，我聖主英勇百倍，百折不撓的精神，除了布爾包太子被免脫之外，其餘軍隊雖然衆多，個個都投降過來。」

「咳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我的布爾包並不是叛徒啊！」

「但是此刻布爾包已成我們的階下囚了。倘若樂沙爾波身上傷了一根毛，那酷刑立刻就會到了布爾包太子的頭上！」

火星從巴特勒心裏噴發出來，大喊道：「真的嗎？咳！真的對於布爾包個人摧殘！我有二十個如同布爾包那樣可愛的孩子，你們動你們的毒手罷，無論把布爾包粉骨碎身，剝皮炙肉以及敲壞他的牙齒，布爾包誠然

是愛子——幻想中的安慰，靈魂中的寶貝——哈哈——替你復仇。施刑人來！燒紅鉗子！燒紅鉛塊——帶上樂沙爾波來！」

十六 黑喬甫回寨報命

黑喬甫聽了巴特勒發出這般殘暴的命令之後，匆匆上馬回寨覆命而去。自然十分軫心樂沙爾波的性命，但有什麼方法呢？

回營只見少年聖主心神不定的坐在帳前吸雪茄煙，聽了將軍回來所報的惡耗之後，更加坐立不寧，喊道：「殘暴的昏君！英詩有：『男子虐待女人，一定是大惡不道的。』唉！黑喬甫是嗎？」

將軍道：「陛下，是的。」

「黑喬甫！你可曾看到她受油煎的慘刑嗎？你可曾看見那個豔麗的少女受烙嗎？」

「我那裏忍心看一個美麗的少女受那樣殘暴的酷刑呢？我將聖諭進呈巴特勒之後，並且告訴他以布爾包太子爲質。然而他竟說他有二十個像布爾包那樣好的兒子，接着便聽他吩咐施刑人動手。」

「啊！殘忍的父親，不幸的兒子，你們將布爾包太子帶上來。」

布爾包身束鎖鏈，但仍舊泰然自若，也許是經過一場混戰，如今得到休養身心的愉快；當傑喀利阿召見他時，他竟怡然和衛兵們玩弄雲石。

國王表現着哀愁的情緒說道：「可憐的布爾包，你聽得你的殘忍的父親行將處死樂沙爾波的消息嗎？布爾包太——太——子！」

「殘殺彼青得嗎？」布爾包跳起叫道：「哇！彼青得，美好的，親愛的彼青得，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少女，我實在愛慕得遠勝於愛葛禮加啊！」他的悲哀和真忱，使國王十分感動。他緊握布爾包的手，並且說願意時時親近他。

布爾包毫不猶豫地和國王一道坐着。國王也誠心安慰他款待他，還給他一支雪茄，他說自從被擄以來，好久沒有嘗到雪茄煙了。

國王正式通知他道：「巴特勒如果是殘殺樂沙爾波，布爾包也要處死。」這交換的條件宣布之後，布爾包淚如雨下，國王也不住的落淚。但是布爾包也明白國王既然說出難以收回成命，不能不服從，於是退出，而黑喬甫還免強的安慰他道：「假如彭柏德樂戰爭勝利，那末也可絞殺傑喀利阿太子呀！」可憐的布爾包道：「不錯！但是這些話現在那能安慰我呢！」

翌晨八時就要宣布死刑，此刻又被帶入監獄，人人都特別緊張，獄吏的妻子送茶給他，獄吏的女兒求他簽名她的名家手冊上，布爾包澹然道：「寫什麼鳥名，污了你的名家手冊！」殯儀館派人來測量他的身體，定製名貴的棺材——這種種，那能安慰布爾包的心呢。廚司雖然送來許多日常歡喜吃的東西，可是也無心去嘗。他寫信留別愛葛禮加，鐘聲已經報告距明晨不遠了。理髮匠替他理髮，他竟一腳把他踢開，仍舊繼續匆匆地寫他給愛葛禮加的信，鐘聲越加逼近明晨了，於是他將他的牀鋪擱在棹子上，椅子擺在牀鋪上，箱子放在椅子上，他高高的站着看他能否避免這短促的時間逼迫他的生命。他瞥見窗外的塔鐘正正的指到七點，那軍隊監刑的都在那裏，使他不得不逃到被窩裏去睡了一覺，等到獄吏叫他醒來，而時間已經七點五十分了。可憐的布爾包，太子祇得起來，混身戰慄，謝了獄吏，無心緒更換衣服及進用早餐。他偶然瞥見軍士監視他，他說道：「你們前來！」軍士也深深地受了感動走上廷中。傑喀利阿也慈祥地和他握手告別，於是淒慘的隊伍擊鼓前進。

這時野獸的吼聲，自遠而近，樂沙爾波騎着猛獸，由城市奔來，驚走了一羣孩子，連獄吏和警士們也一概都逃走了。

且說黑喬甫將軍和巴特勒國王談話時，獅子衝破欄門，立刻吞食了六個管獸人，隨即將樂沙爾波負在背上逃走，牠們帶她跋涉了許多路程，最後到了傑喀利阿的營寨。

國王聽得公主的駕臨，他從早餐室裏跑出來握手，那種高興，想爲讀者所共知的。現在那獅子自從吞了黑傑腦模和幾個管獸人之後，已經營養得肥大如豬，並且那種咆哮的暴性，也沒有了，就是任何人撫摸牠，也非常馴服。

傑喀利阿跪在公主面前，布爾包跑上前去和獅子親吻，大叫道：「親愛的彼青得，我看見你多麼快樂啊！」

公主道：「布爾包是你嗎？可憐！我很願意見你的面。」她送她的手給他親吻，傑喀利阿國王也很親熱地撫着他的背說道：「布爾包，謝謝你，因爲你的緣故，公主才會到這裏來。」

布爾包道：「因爲我的什麼緣故呢？」黑喬甫將軍稟道：「現已八時，正當行刑了。」

布爾包道：「爲什麼還要行刑？」

黑喬甫將軍展開他所奉的手令說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

十七 發生激戰和結果

巴特勒國王聽到樂沙爾波逃走，怒不可遏，所有那些殘殺公主的計劃，完全失敗。於是下令軍部統率大軍全體出發。我想連吹鼓手恐怕也在千數之上。

傑喀利阿國王不欲將此惡耗驚擾那可愛的公主，反而鎮靜地設法使她快樂。豐美的筵席，柔情繾綣的跳舞會，一件一件的十分適當的預備起來，就是自己也常常和她跳舞。

布爾包雖然得了恩寵，頒給新衣，尊稱「王弟」，一切起居服用都同王族一樣，可是悶悶不樂。這是因爲眼巴巴看着這般豔麗的美人又重新使他掉入愛河裏了。他從不懷念家裏的愛葛禮加，實在愛葛禮加也何嘗眷戀他呢。

國王和波青得跳舞了許多次，留心她所戴的指環。樂沙爾波說是葛羅吉諾夫夫人贈給她的，這一定是拾得愛葛禮加所棄的那個指環了。

『是的，』黑杖仙人曾說：『我送這指環給傑喀利阿的母后，這是一個非常神妙的指環，無論誰帶上都令人慕愛。布爾包佩戴了玫瑰，也能引起人們的慕愛；可是從他將玫瑰贈給愛葛禮加增加她的美麗而自己卻墮入本來的平凡裏了。』

傑喀利阿說道：『我相信樂沙爾波不必指環，不必神祕的幫助，在我的眼中已經够美麗了。』

『啊！不要取笑，』樂沙爾波說。

國王道：『試卸去指環。』說着決心把指環在她手上掙下，而她的美麗，一如從前。

國王主張此後不使她再戴指環，因為這才可以避免一般人對她傾倒的狂愛，談諧的國王看見布爾包恰巧在側，便說道：——

『布爾包來戴上這個指環，樂沙爾波贈給你的禮物。』布爾包戴上這神祕的指環，立刻顯現俊美的容顏，秀髮健腿，精美的腳穿在黃靴裏。布爾包對鏡躍然色舞，那種溫文爾雅的情緒，使一個王后最美的侍女也和他跳舞。他對舞女說道：『多麼美麗呀！受寵若驚的侍女道：『承蒙過譽，愧不敢當！』

王后聽得他們私語，說道：『親愛的先生，你想我最美麗嗎？』

國王代替回答這句情話時的那樣瞟了一眼，簡直使一般皇家書院出身的名畫家也無從着手，這種莊嚴中帶有幾分的『變瘋調。』

於是黑杖仙人說道：『祝福你們，可愛的孩子！現在你們得到快樂的境地，你們還記得我預祝你們遭遇的樂境嗎？傑喀利阿假若你一逕處着順境，不知求學——將陷入放浪和墮落，那裏能够造就成功一個賢明的英主。樂沙爾波如果也是這樣，或許會和愛葛禮加同樣的自滿，那裏還能够輔佐傑喀利阿呢！』

『好像誰都不願嫁他似的，』樂沙爾波喊道。

「啊！寶貝！」他展開兩手去擁抱她，突如其來了一傳信者稟道：「不好了，敵人來了。」

「武裝起來！」傑喀利阿喊。

「啊！天啊！」她昏倒了，他和她親吻後，倉皇的奔到戰場。

黑杖仙人早已安排了軍用的一襲上好鎧甲，不但綴了珠玉，還能抵禦水火刀槍，雖在激戰中也能不動聲色的安坐馬上。假如我爲國殺敵，也盼望有一襲和傑喀利阿那樣的鎧甲，可是他是神怪的王，才會碰到一些神怪的東西。

除此之外，還有一匹神馬，一把神刀，頃刻間可以殄滅大隊的敵軍。黑喬甫和他的兩個同學分任三軍首領，他自己擔任前敵總指揮。

可惜我沒有大文學家的妙筆，但我極願意報告你們一場可怕的擾攘：飛箭遮住天日，槍彈縱橫如狂風中的暴雨；馬兵步卒，相互肉搏，血流成渠；軍號齊鳴，長官呼叫：「衝鋒！」「前進！」「軍士們拚命爲傑喀利阿國王決死戰！」「巴特勒國王萬歲！」禿筆不勝詳述，總之，是役也，巴特勒國王全軍覆沒。

巴特勒國王把首將邦乞可夫太子，一腳踢下馬來，跳上了太子的馬匹逃命了。傑喀利阿駕着神馬，一溜煙追着喊道：「奸賊回頭，暴君站住！我要砍去篡位者腦袋！」一根長槍直刺到巴特勒的背部，暴君嚇得狂喊着。巴特勒勉強回身應戰，掄起大斧向傑喀利阿劈來，這曾經殘害了多少性命的利斧，一點也劈不進傑喀利阿的寶甲，於是不得不收回來。傑喀利阿大笑着奸賊徒勞無功的舉動。

這非常使一個走頭無路的國王懊喪，於是向傑喀利阿說道：「假若你騎的是神馬穿的是神鎧，我的利器當然變成鉛刀，有何用處，我願做俘虜，你何必刺傷一個敗亡逐北者？」

這個哀求，使慷慨的傑喀利阿中心發生動搖說道：「你甘願做俘虜嗎？」

巴特勒道：「願意。」

「你承認樂沙爾波是合法的正統王后嗎？你歸還你先前佔有的王冠和一切珍寶給你的合法的正統

王后嗎？」

巴特勒憤然答道：「一切都遵命。」

傑略利阿命士卒將這俘虜兩手反綁，兩腿綁在馬項上，使他的頭部向着馬屁股。這樣將他帶到自己的營寨，禁錮在從前曾經綵綢布爾包的那個牢監裏。

巴特勒熱誠地想看看他的兒子——親愛的長子布爾包，這個賦性良善的少年毫不仇恨父親從前對他的殘忍。他隔着門檻看他，並且和他談話，從奏凱的盛筵上夾下剩餘的肉麵包給他吃。布爾包穿着華麗的舞衣，再將竊來的食物遞給他的父親道：「我不能久留此處，我會約定和樂沙爾波王后跳舞，剛才不是彈奏着舞琴嗎？」說着到了舞廳，可憐的巴特勒孤獨地把淚珠斷了線似的掉入晚餐裏。

傑略利阿軍營中這天晚上充滿了快樂，跳舞，歡宴等等。附近的民衆懸燈結彩。次晨道路上散滿鮮花，民衆競相犒賞三軍。那些從巴特勒營中俘虜來的財物，一件一件隨大軍都輸送到都城去。飄揚的軍旗和豔麗的王后，列在軍隊的最前。黑喬甫加封上將，斯密司和鍾思各升爲伯爵。國王把克里米亞韃韃和白弗勒格尼亞的各種勳章，隨便的賜獎軍士。他倆並騎，人們嘖嘖稱歎是世上一對僅有的完人。從他倆自己說來，也非常感覺到滿意，甚至整天都不離開，同餐，並騎，殷勤的慰問，不斷的歡談。晚間，侍女們請她進房休息，傑略利阿退回他的軍營。他倆同意到都城後即舉行結婚禮，他傳令都城主教預備結婚盛典，黑喬甫吩咐匠人把都城粉刷新。並且捉住葛龍包梭，迫令吐出私吞故主的財寶，囚福祿梭於監牢。福祿梭懇求寬容，黑喬甫說道：「先

生，一個軍人只知道責任，我奉命把你和廢王巴特勒關在一道，如今巴特勒已經押解到這裏來了。」兩個貴人住在一個牢監，過了一年，便做僧侶齋戒，祈禱，非常嚴肅，彼此互相規勸，咸具戒心，他們懺悔了過去的罪戾和兇殘，那個詐騙百出的葛龍包梭也分別監禁起來了。

十八 凱旋回京

黑杖仙人在國王王后恢復了他們的王位之後，不時來訪他們。當凱旋向京進發時，她也騎小馬前來致她的苦心忠告，她勸他們寬厚愛民，滅除苛暴，勿輕諾寡信——這才是聖主了。

樂沙爾波叫道：「一個聖主，自然願意如此努力，仙人翻悔！你想我的傑喀利阿會如此的嗎？絕對不會的！」說着她喜悅地望着傑喀利阿，覺得他是一個完美的人物。

傑喀利阿負氣的問道：「怎麼黑杖仙人常常指示我如何的治理國事，而且警告我不要輕諾寡信。難道她以為我是一個庸人，不配掌理政權嗎？」

樂沙爾波道：「不要講親愛的傑喀利阿，要知道黑杖仙人待我們很好，決不可辜負她的恩惠。」仙人無暇靜聽傑喀利阿負氣的話，匆匆騎着小馬到布爾包那裏去了。他騎驢子，軍士都喜歡他的仁慈。他急迫的想見他的親愛的愛葛禮加。黑杖仙人也沒有告訴玫瑰增加了愛葛禮加迷人的魔力。她搖着神杖一分鐘可走百里路程，她替布爾包和愛葛禮加兩人傳遞了平安的消息，使少年在逆旅中得到無限的安慰。

王族們到了白龍包定茄的附近，愛葛禮加公主已乘馬候於道旁。歡悅地投入丈夫的懷裏，現在眼中祇有布爾包了。神怪的指環，卻又變成一個美貌的少年了。同時她的玫瑰也確實使布爾包有些神魂顛倒。

一桌豐盛的筵席，款饗王族，主教，法官，黑喬甫將軍，葛羅吉諾夫夫人，以及所有的朋友都來作陪。黑杖仙人坐在傑喀利阿的左首，愛葛禮加和布爾包坐在仙人的旁邊。都城裏歡聲震耳，市民燃放竹炮，慶祝王族最後的勝利。

傑喀利阿向樂沙爾波道：「老醜的葛羅吉諾夫夫人打扮得這麼妖冶；吾愛，是你請她做儂相嗎？」

葛羅吉諾夫夫人坐在國王和王后的對面，主教和法官的中間，她的確是一個有趣的人，她穿了飾花邊的白綢衣，假髮上戴着白玫瑰的花冠，雞皮一般的頸上，還掛着金剛石的項圈，時時瞟眼望着國王，使國王忍不住的發笑。

白龍包定茄的大禮堂鈴聲響時，傑喀利阿叫道：「十一點！先生夫人們，我倆要動身了。主教，我想你或許

該在十二點以前到禮拜堂罷。」

「我們也得在十二點以前到禮拜堂去。」葛羅吉諾夫夫人用扇子遮住老臉說。

「我將爲國中最快樂的人了。」傑喀利阿說着，深深地向着羞答答的樂沙爾波點了點頭。

「啊！我的傑喀利阿親愛的國王！」葛羅吉諾夫夫人感嘆道：「真的快樂日子已經來到！」

「自然到了！」國王道。

「然而我要做我平生所欽佩的傑喀利阿的新娘了！」葛羅吉諾夫夫人繼續說，「誰借我一個鼻煙壺，我將快樂得發暈。」

「你做我的新娘。」傑喀利阿說。

「你和我的太子訂婚。」年少的樂沙爾波說。

「嚇！豈有此理，這婦人發瘋了。」國王喊了之後，羣臣也現出驚異諷刺和懷疑的態度。

葛羅吉諾夫夫人悲號道：「他不承認我，可是現在我要知道他和誰人結婚。如若傑喀利阿是一個講禮的人，他就應遵守弗勒格尼亞的國法。主教法官請看傑喀利阿親筆簽名的字據，那上面是他當日怎樣怎樣說過的。」她把當日藏着神祕的指環，太子酒醉後簽名的婚約，交給主教，於是老主教摘下他的眼鏡，讀道：

「白弗勒格尼亞國王哈味阿的太子傑喀利阿允娶品行優良的葛羅吉諾夫夫人爲妻，她的丈夫不久已經亡故了。」

「的確是一張筆據。」主教道。

「呸，這名不是他簽的。」法官說的確自從他畢業於包司福祿大學之後，書法也大大的進步了。

黑杖仙人嚴肅的說道：「傑喀利阿，這是你親筆的簽名嗎？」

傑喀利阿喘息地說：「是——是——是的，那是我一時的昏瞶，老妖精！難道你要離開我們婚姻的完滿嗎？侍臣快來扶王后——她快昏倒了。」

急驟的黑喬甫，情熱的斯密司，忠真的鍾思都一齊喊着道：

『砍她的頭！』

『閉死這老醜婦！』

『把她拋入水裏！』

葛羅吉諾夫夫人雙手捧住主教頭部狂喊道：『公理！公理！我的主教！』這刺耳的叫喊，人們都嚇呆了。侍女們扶開失了知覺的樂沙爾波，他的一切的歡欣，從此完結了，這是多麼傷心而那個可怕的葛羅吉諾夫夫人突然跑到他的身旁佔據她離開的空位，還是一再的尖聲喊着：『公理！公理！』

傑喀利阿道：『我願將葛龍包梭私吞的巨款送給你。』

葛羅吉諾夫夫人道：『錢固然要，但是我還要你。』

傑喀利阿嘆息道：『我們願意讓所有的珍寶來做交換的條件。』

『我願意佩帶你們贈與的珍寶而假身於傑喀利阿的旁邊，』葛羅吉諾夫夫人這樣回答。

『夫人！我願意把江山都讓給你。』

『親愛的傑喀利阿！失了你，就是得了整個的歐洲，也有什麼意思呢？』

傑喀利阿呼號道：『我決意拋棄王冠。』

『和你有一間茅屋也心滿意足了。』

傑喀利阿氣得發瘋了說道：『我不情願娶這個討厭的仙人！請你指示我一個辦法。』他看見仙人有一副極其嚴肅的面容。

『怎麼黑杖仙人常常勸勉我，告誡我不可輕諾寡信，她以為我不配做一個尊貴的嗎？』仙人用傑喀利阿向日的負氣的語言而反嘲。他看見她的利銳的眼光，好像不能脫離她的明灼的考察。於是他發出戰慄的聲響道：『主教，賜我快樂的是仙人，使我失望的也是仙人。好！夫人！算了！我們去結婚，我決不食言，但我可以自

殺。」

葛羅吉諾夫夫人跳起來叫道：「親愛的傑喀利阿，我相信——我知道我的太子具有忠誠的精神，先生和夫人們，跳上馬車，我們此刻一道到禮拜堂去。至於自殺，這斷乎使不得，最好你忘記了那個無趣的小婢女，有了我的安慰也已經够受用了，我是你的王后，我仁慈的主。」這個討厭的老太婆扭住傑喀利阿的臂膊，而且還瞞了他幾眼，這已經够使人們倒胃口了。她便拉他手跳進那預備迎接傑喀利阿和樂沙爾波到禮拜堂去的花車上了，砲聲隆隆！鐘聲鏗鏗！民衆都出來散花在尊貴的新郎新娘所經的道上。葛羅吉諾夫夫人從金色的車窗裏探頭向觀衆譁笑：「赫！這討厭的老太婆！」

十九 最後一場

樂沙爾波生涯起了多次的波折，心靈上的確受了破碎的創痕。黑杖仙人把她從昏厥中救回來，她的嗚咽，幾不成聲。雖然愛了傑喀利阿至死靡他，然對於公理和保持他的信條，始終不欲加以阻礙。

她向黑杖仙人道：「我既不能和他結婚，但我願意照常愛他。我預備送禮慶祝他們結婚，並且祈禱他們快樂。克里米亞韃韃的王冠上所綴的珠玉雖然十分精美，然而有何用。我但願做效獨身的依利薩白王后；我去世時，將我的王冠留給傑喀利阿。親愛的仙人讓我前去參觀婚典，讓我和他作最後的一面，然後我再回到自己的故國去。」

仙人很柔順的和樂沙爾波親吻，一面把仙杖一揮，輿馬車輛及僕人，均活活的站在目前。仙人和樂沙爾波進車坐下，而愛葛禮加和布爾包也隨着進來。

熱誠的布爾包痛心樂沙爾波的不幸，不覺放聲大哭。她也受了這至誠的感動，當即允許歸還他的父親巴特勒充公的財產。並且封他為克里米亞韃韃帝國一等的貴族。不久，仙車便到了結婚的禮拜堂了。

白弗勒格尼亞的風俗，凡舉行婚禮之前，新郎和新娘各應在婚約上簽名，並且須法官大臣市長首相等

人的證明，那新繪一新的宮室並非爲着接待國王和新人，乃是預備布爾包太子居住的，此係福祿棧未篡位以前的住所，也就是愛葛禮加降生的處所。

新人們驅車到了宮室，出了馬車站在道旁。可憐的樂沙爾波也走出車輛，布爾包扶着她。當她最後的瞥見傑喀利阿，一昏倒絕在木欄上，黑杖仙人照例神祕的飛出車窗，站在宮廷。

傑喀利阿挽着可怕的新人走上石塔來，面色慘白，鬚髮押赴刑場，他向黑杖仙人側目而視。那意思是表明仙人有意來戲弄他，以至於橫生波折。

葛羅吉諾夫夫人驕傲的說道：『走開罷，我真不懂你爲什麼時常干預旁人的好事。』

黑杖仙人道：『你一逕要陷害這少年人的幸福嗎？』

『自然留心點。』葛羅吉諾夫夫人喊道，『不要向一個王后直稱「你」。』

『你不要他給你的錢財嗎？』

『要它何用？』

『你當初騙他簽字，現在又拒絕他的條件。』

『滾開！警察將這厚顏的女人逐出！』葛羅吉諾夫夫人大怒喊着。於是警察一擁而進，仙人搖動神杖，警察好像木雕泥塑般一動也不動了。

『葛羅吉諾夫夫人！』仙人嚴肅地叫道：『你怎麼還不接受他的條件？這是我最後對你的忠告！』

葛羅吉諾夫夫人頓足狂喊道：『我不接受任何條件，我只要我的丈夫，我要我的丈夫，我的丈夫！』

『你可以有你的丈夫！』黑杖仙人喊道，於是跨上石級，把手按在門環的鼻子上。

這一按，那金屬的鼻子似乎伸長了，張口，怒吼，驚動了一般觀衆。眼珠轉動，四肢不屈，穿黃色號衣的叩門人這時漸漸的漲得拉長到六尺左右的高度了。釘住他在門上的螺旋釘完全鬆懈了。葛羅吉諾夫重新回到他曾經住過二十多年的門庭了。

葛羅吉諾夫常常說的那一句：『主人沒有在家』還保持着二十年前的那種音調。葛羅吉諾夫夫人幾乎嚇得昏倒，這以後便無人顧到她了。

『國王王后萬歲！黑杖仙人萬歲！』萬衆的呼聲。

大砲隆隆不絕，鐘聲打得加倍響亮。布爾包快樂得逢人便擁抱，法官驚惶失措，黑喬甫緊緊抱住主教的腰部，狂歡跳舞。傑喀利阿這時的動作，想爲讀者所早已明白。一次，二次，三次，無量次數的不住向樂沙爾波全身狂吻狂吻！

葛羅吉諾夫仍如往昔那樣服從的開了廳門，國王和樂沙爾波安然步入禮堂，舉行婚禮。黑杖仙人騎着神杖遠行，此後白弗勒格尼亞人再也知道她的下落了。